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西康建省記

石青陽



傅嵩焘著
陳棟樑重刊

西
康
建
省
記

中華印刷公司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重刊

每册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重刊者 陳棟樑

校對者 白元清

標點者 李沛霖

地址 南京中山東路

印刷所 中華印刷公司

電話 二二二七二號

發行所 中華印刷公司

西康建省記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西康建省記重刊緒言

著書貴詳實，而於記載之書爲尤然；出書貴普遍，而於需要之書爲尤甚；去冬自康藏發生糾紛，迄今未解，舉國留心國防人士，莫不欲知西康情形，以作固圉之綢繆；而詳實足資參攷之西康建省記一書，遂爲一時所重視——緣此書爲勝清欽差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焮華峯先生所作；初版於川中所印無多，而川中當局鮮注意及之，其流入於士大夫之家者，又多置之高閣——初余與先生嘗同隸於欽差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季和先生屬下，共事六載，於此書之記載，均係余身所共經，而目所共睹，確知無隻字片言，出自臆造！舉凡

西康山川，風土，人情，地理，歷史，政治，宗教，自光緒三十一年，趙爾豐督辦釐邊軍務善後起，至宣統三年止，敘述靡遺！不僅可供西康建設之指南，且足以供研究目前康藏糾紛，而能得一適當之認識焉！單就康藏疆域論，人皆誤以前藏爲衛地，（藏人仍以衛爲拱衛之義）而此書獨能指出所謂衛地者，實爲前後藏以外——如印度一帶，以解其誤。即此一端，即可概其價值矣！余以向所取於先生之數十部，難供需要；復揣贈送不能若發售之普遍，乃于先生生前函商，重刊問世，曾得先生同意，庶此書一出，舉國之留心國防人士，不致有向隅之嘆矣！爰誌數語於篇首，以示重刊之大意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

蜀南古藺肇端陳棟樑謹識

西康全省輿圖序

自龍馬負圖。備呈天地自然之象。伏羲因而則之。圖學由此而興焉。然圖之類亦多矣。究其用莫要於輿圖。周禮地官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漢蕭何入秦先收圖書。具知天下隘塞。是山川道里。皆於片紙載明也。中國幅幘宏廓。殊方異域。悉入版圖。而內地土宇。一省一郡一邑均各有圖。或藏諸內府。或載方在乘。足供稽考。惟茲西康。自漢以來。卽通上國。以語文不同。政教未及。而酋長各分部落。且有野人錯居其間。曠古以來。無漢人周歷其境。雖自東至西。爲入藏通衢。而人所知者。祇此一綫

。以外則半屬貿然。輿圖故鮮。近年改流土司呼圖克圖。征服各處野人。收回賞藏之地。康境四至八到。已爲漢人歷徧。惜皆不諳測繪。於道途之曲直。江河之大小。能口言其勢。不能筆繪其形。邊務星使趙公先後委員測繪。或因歷險而墜死。或以阻雪而裹足。幾及三年，卒未成功。惟張君紹荃張君穆軒李君懷仁。居康數年。留心地理。各具輿圖半幅。茲取之而合爲一。東自折多山起。西至丹達山止。南至雲南。北至青海。西南隅連英國之阿薩密及西藏之達布工布。西北隅包二十九族。接壤青海。東南隅與四川越雋廳寃寧縣鹽源縣及雲南之中甸廳毘連。東北隅與四川懋功廳松潘廳及甘肅交界。疆域分明。道路詳盡。爰附入記。用備職方之參考。壬子年

九月古蘭傳嵩焘序。

西康全省輿圖序

西康全省輿圖序

西康建省記序

開疆拓土。乃版圖所關。建省設官。爲制度攸繫。經營事蹟。疆吏奏報。史官纂修。斯爲信而有徵。乃可傳之不朽。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矣。蓋稗官外乘。或以傳聞之誤。或以擬議之辭。或以好惡而論是非。或以成敗而定褒貶。信手著述。任意低昂。故不見正史之事。君子不取焉。今者西康建省。六載乃成。奏報雖多。纂修尙待。而界連西藏。外人存窺伺之心。地屬中原。匹夫有維持之責。疆理之原本。對外交急於考查。人民之蠢橫。對內政急於設施。爰就目覩耳聞。自始至末。略記實事。聊應急需。俟大雅比事屬

辭。編成紀載。俾賢者因文見義。用布丹青。此時據事直書。文蕪義淺。識者鑒原。是爲序。

西康建省記敘

中國輿地之誌。莫古於山海。莫詳於水經。囊括八荒。鑄象九鼎。分區導幹。九州收同。古籍僅存。負乎尙已。然山經狀險。而脈絡不載於編。海經著異。而荒渺難徵諸信。水經表地。而源委頗混於方。求厥會通。編簡缺略。後史有作。亦列四裔。河渠疆域。獨詳字內。禹跡之外。存而弗論。戎索之地。置而弗稽。以耳目所及爲見聞。以冊府所傳爲記載。宇宙斯隘而學問窮。清初儒先篤嗜攷古。方輿之志。郡國之書。一統之圖。五種之記。莫不經緯天地。包舉靡遺。而筆削所傳。類皆內諸夏而外四裔。詳東北。略西南。究厥

體裁。與古同病。天山左右。西北高原。大地婆娑。孰辨廣狹。則控制無據也。部落流徙。教宗紅黃。獮獍猓夷。各踞領土。則種類莫別也。茹毛啖羶。風氣特異。揚灰剝骨。迷信最深。既無載籍之可傳。復無圖經之足據。山河壤錯。判若星球。卽魏默深前後兩記。亦以異境目之。無惑乎亞陸高原。康藏片土。至今而尙墮黑暗也。前清末紀。稍事經營。改土歸流。漸騰於士夫之口。然詢以建設於何着手。疆界如何規畫。康藏若何分析。城郭人民作何配置。莫不目瞠舌撟。而不知所云。嗟夫。前無所作。後將焉述。不入地獄。曷辨鬼蜮。此有心人所爲太息痛恨也。不佞昔曾策馬九邊。周歷衛藏。意欲廣徵聞見。誌彼康陬。泐爲專書。論我昆季人事緜絆也。

志不卒行。傅子華峯。蜀士之秀。繼趙受任。從事邊土。於康地疆索。風土宗教。以及改建方略。聞之綦詳。經驗既富。成竹在胸。發爲文章。足以徵信。又慮康藏經界。淆惑視聽。乃至飛越迤西。烏蘇迤東。青海迤南。布丹迤北。界經別緯。規畫方圓。左圖右書。取便觀覽。有水經之詳瞻。無山海之荒談。據事直書。調查確鑿。非同魏氏之出諸理想。史家之得於傳聞。蓋不知幾經搜羅。幾經閱歷。而始告厥成也。然康地之事。吾非謂是編遂足以賅括靡遺也。惟循其跡而求之。推其言而廣之。則談康事者。庶不若向日之盲從而瞎索也乎。傅君囑不佞一言爲是書弁。爰舉平昔所欲爲而未果者。一罄於編。籍以質之當代鴻碩。旣獲指南。不迷嚮往。世果有

博望定遠其人乎。吾將把臂從之矣。仲父宋育珍識。

凡例

一 本記因宣統三年七月有改邊務爲西康省之疏。故名曰西康建省記。

一 本記據事以書。記事也。非記人也。然事因人而成。記事不能不記人。記人不能不臧否。故於敘事之中。微寓臧否之意。然要皆卽一事而言。未敢以一事而定人之美惡也。

一 記中之事。悉與案牘相符。間有出入者。皆實事也。并無臆度。

一 記中所指東南西北。係就西康全部分而言。如巴塘德格乍丫等

處。所指四方。雖就各部分而定。仍以全部分爲標準。閱者察之。

一 記中於土司呼圖克圖之地則曰改流。於野人之地則曰投誠。於賞藏之地則曰收回。以昭區別。

一 記中地名。悉照奏案書錄。以便查考。

西康建省記目錄

西康疆域記附按語

創設邊務大臣記附按語

巴塘改流記附按語

裏塘改流記

德格改流記附按語

高日春科改流記

孔撒麻書改流記附按語

靈葱改流記

西康建省記目錄

西康建省記目錄

白利改流記

倬倭改流記

東科改流記 附電文一則

章谷改流記

單東改流記

魚科改流記

卓斯改流記 附按語

羅科投誠記

納奪改流記

沈邊冷邊咱里改流記

巴底巴旺改流記

魚通改流記

明正改流記附按語

泰凝改流記

俄落色達投誠記

瞻對改流記附按語

三巖投誠記附按語

江卡貢覺桑昂雜瑜收回記

乍丫察木多改流記

八宿改流記

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收回記

三十九族附記

波密投誠記附電文三則

邊務大臣辦事記附按語

奏設西康省摺附章程

西康山記

西康河記附按語

西康土地記附按語

西康礦產記附按語

西康職官記附官名

西康郡縣記附府廳州縣名目及按語

西康邊防記

西康戶口記

西康設官記附按語

康人刑法記附按語

西康百穀記附穀名

西康糧稅記附章程

西康差徭記附按語

西康鹽稅茶釐記附按語

西康兵事記附行軍籌備康人戰
策軍械將士及按語

西康建省記目錄

西康建省記目錄

西康正朔記

西康度量衡記

西康圖法記附按語

西康文學記

康人衣冠記附衣貨名目

康人禮記附禮儀

康人樂記附按語

康人姓氏記

康人醫藥記附藥名

西康六畜記附按語

西康鳥獸記附名目

西康草木記附名目

論西康省邑附按語

西康百工記附工人名目

康人卜筮記附按語

說康人採礦

說康人讀書

說康人弟兄同妻

說康人葬親

說康人墾荒

西康建省記目錄

說康人喇嘛

西康異物辨

康藏衛問答附按語

西康內屬問答附按語

西康程站

西康輿圖序附圖

西康建省記書後

西康疆域記

西康，古康藏衛三區之一也；東自打箭鑪起，西至丹達山止，計三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兩廳接壤，北踰俄洛色達野人與甘肅交界，亦四千餘里，其西南隅過雜瑜外，經野人境數日程，卽爲英國屬。宣統三年春英人踰野人境在壓壁曲隴樹旗是年夏英國遊擊貝爾立由雜瑜取道野人境回國均經邊務大臣趙爾豐電政府與英交涉在案西北隅毘連西甯，土人常購俄國軍火，東南隅抵四川甯遠所屬各州縣之境，東北隅乃四川甘肅之交，幅幘遼闊，倍于川，等于藏，清時爲西藏廓爾喀朝貢之大道，駐藏大臣出入之通衢，歷代不知經營，將地畀於酋長，官爲土司，而自治者十之五，畀於呼圖

克圖者十之一，流爲野人者十之三，自清而賞給西藏者十之一，光緒三十二年秋，設邊務大臣，漸將土司呼圖克圖之地，改土歸流，野人之地，征討投誠，賞給西藏之地，如江卡，貢覺，桑昂，雜瑜，瞻對次第收回，均奏明設官，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亦以兵力收回之，應由康設官，仍舊以丹達山巔爲康藏分界，則西康之疆域全矣。

按康藏衛三區，四川之打箭鑪以西，丹達山以東爲康。丹達山以西，如拉薩等處，凡達賴喇嘛所屬者爲前藏。班禪喇嘛所屬者爲後藏。藏，卽唐古忒也。藏之外乃爲衛，今者衛已亡矣！藏已與英人立有條約矣！完全者僅一康耳！譬之藏爲川滇之毛

，康爲川滇之皮，藏爲川滇之唇，康爲川滇之齒，且爲川滇之咽喉也；豈第藏爲藩籬，康而爲門戶已哉？！政府及川滇人士，於藏固不可忽，於康尤當念念不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一出鑪關，卽謂之進藏，殆以其語文風俗相同，卽視康爲藏耶？抑以清時祇設駐藏大臣，而無駐康大臣，卽統名爲藏耶？以風俗論：西甯、金川亦與藏同，而不得謂西甯金川爲藏。以設言：官西康毘連川省大小部落，或有土司，或有呼圖克圖自治其地，歸四川統轄，野番亦能安靖，無須另設專官，烏得以無駐康大臣，而卽謂康爲藏？光緒三十二年秋，政府知康地之不可不經營也；創設邊務大臣，擇駐適中之巴塘，卽駐康也；康地在

川滇之邊，故名曰：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而未以駐康名者，政
府之誤也！然亦誤於光緒三十一年川督錫良奏派趙爾豐往辦巴
塘軍務，不曰西康軍務，而曰鑪邊軍務；一誤再誤，無識者更
稱康爲藏，恐數千里之康地，將於無形中消滅焉！地名之訛，
大有關係；夫藏人受外人煽惑，正欲藉此而兼併康地久矣！光
緒三十四年秋，藏人呈請駐藏大臣聯豫代奏，妄稱藏地直抵四
川邛州，經聯豫會同邊務大臣趙爾豐四川總督趙爾巽，將原呈
咨送政府，聲明藏人心懷攜貳情形，故趙爾豐出關，極力經營
康地，凡有賞給藏人部落，漸次設法收回，爲建省計，蓋以英
藏立有條約，英人幾不以藏爲中國屬土，而以藏爲一國，嗾使

藏人，夜郎自大，向之政令，由駐藏大臣主持，今之政令，大半藏人獨行獨斷，若達賴喇嘛得復政權，則藏危矣！藏危，康與藏不分，康必將不利，恐繼英藏條約而起者，不待立英康條約也；康藏界限，烏得不亟早分之，況今之康藏人，凡居丹達山以東者，自稱爲：「康霸娃」，居丹達山以西者，自稱爲：「藏壩娃」，出洋大臣胡維德將外人測繪西藏輿圖，繙譯刻印，圖中亦以丹達山爲康藏交界，是康藏人與外國人，皆能知康藏之畛域，而中國人不知，且有曾經游歷康藏者，亦漫不加察，尙以甯靜山爲界；夫豈知甯靜山，乃巴塘江卡之界，清以江卡一部落賞藏人，江卡之外，如乍丫，察木多，八宿等處，尙非

藏地，寧靜山烏得爲藏界？如瞻對亦曾賞給藏人者！瞻對之東，與單東連界，瞻對之西，尙有德格，察木多等處，豈得以與單東連界之處，指爲藏界？此理易明，而愚者不察，往往謬談；然清之以土地賞藏，蓋由前代辦藏務之員，迷信佛教，將中國疆土，奏請賞給達賴喇嘛，徒市恩一時，而不知貽患後世；今讀康雍乾年間藏務奏章諭旨，令人太息！幸近年已陸續收回，康之土宇完全，故凡鑪關以西，只能謂之西康，丹達山以西，乃可謂之西藏，以定名稱，而正疆域。

創設邊務大臣記

督辦川滇邊務大臣，創設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設大臣以辦西康事務，故曰：「督辦」，亦猶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之類也。然歷代之於西康，皆以羈縻之術，官其酋長，茲何爲而設大臣哉？蓋以川藏之故！夫川之東南北皆有行省，以爲屏藩，四方瞻望，惟此西顧之憂；故藏雖距川六千餘里，設有駐藏大臣兩員，夷情章京一員，廉俸則由川解矣，驛站則係川設矣；且藏地之拉里糧員，前藏糧員，後藏糧員，靖西同知，以及駐藏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兵丁，亦由川省委任遣戍，發給薪餉矣。是西藏對於川省有關係，故川省對於西藏負責任，而相距過遠，形格勢禁，聲息不靈，往往藏中有事，川省鞭長莫及，以致釀禍於無窮；如政府昔

許英人入藏通商，藏人梗命，駐藏大臣兵單力薄，無如之何，川省亦籌備不及；故光緒三十年英兵入藏，而藏不能禦，達賴出奔西甯，中央交涉，賠英兵費，仍許入藏開設商埠，藏事乃自此變更矣！惟此西康界於川藏之間，土宇廣大，雖於打箭鑪設同知，裏塘、巴塘，察木多設糧員，并有副將游擊都司守備，千把外委等官率兵戍之，然皆爲驛站計，何能裨於治理乎？無裨治理，又何益於川省乎？無益於川，卽無益於藏，川人西顧則岌岌可危！光緒三十一二年間，戡定巴塘之亂，蕩平裏塘之匪，乃思內而保衛四川，外而應援西藏，非於西康備糗糧，整師旅不可；於是以屯墾練兵之故，創設邊務大臣。

按光緒三十二年簡放邊務大臣，廷寄中諄諄以屯墾練兵爲急務，其創設之意可知；第康地尙未全體改流，康人見屯墾而忌，見練兵而疑，且聞風阻撓，執政者征討不遑，而用款之間，部吏又以遙度而限制，困難情形，筆所難述！亦書不盡言！惟其限制用款之嚴，艱於措施，擇必不得已之事而動款興辦，撙節開支，故部撥開辦經費一百萬，六年支用報銷外，尙餘三分之一，至川省歷年所收油糖捐，均存成都也。

巴塘改流記

巴塘古之白狼國，地方千里，裏塘，曲登在其東，江卡，三岩

在其西，雲南在其南，德格在其北，跨於金沙江之上，有正副兩土司：一宣慰，一宣撫，皆世襲其官，分管其地；清時屢次用兵西藏，并有駐藏官兵，故於巴塘設一糧員。以川省同知，通判，知州，知縣等官委任，三年交替，爲轉運糧餉計也，又設有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於距巴塘八十里之竹巴隴，設外委一員，由川省綠營中派弁兵往戍，亦三年更替，其喇嘛寺設堪布一名，鐵棒一名，爲僧官，照漢官制，三年任滿，另換堪布一職，以留學西藏，通佛經，曾爲藏中達賴喇嘛考驗，取爲進士喇嘛者；回籍之後，遇有寺中堪布缺出，由衆喇嘛公舉，請糧員稟報四川總督委任之。鐵棒一職，係衆喇嘛擇其平素公正者推充之。堪布掌管教務經典，鐵棒管理僧人

條規，康人犯罪，土司治之，康人之喇嘛犯罪，鐵棒治之，文武漢官不能干涉，惟康女之嫁於漢人者，犯事歸漢官辦理，其土司所轄地方，征收糧稅，亦納國家之賦，然所納無多，且由川省給與土餉，除以賦銀相抵外，年尙給銀千餘金，故漢康相處無事，光緒二十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由川赴藏，道經巴塘，見地土膏腴，卽招漢人開墾，乃康人迷信，以爲神山不可動，出而阻止，鳳不聽，於茨梨隴築墾場，委巴塘糧員吳錫珍都司，吳以忠監墾，且鳳全所帶衛兵、習洋操，用洋鼓號，康人疑爲洋官，阻墾愈力，土司堪布勸鳳速入藏，以免巴塘生事，鳳詈罵之，益激康人之怒；於是七村溝之百姓，劫墾場，殺墾夫，羣起逐鳳，漢兵寡不敵衆，吳以忠陣亡，

外人教堂亦被燬，并殺斃兩司鐸。鳳逃入正土司寨內，與康人議和，康人詐許，迫鳳回川，鳳乃率隨員兵士東行，吳糧員欲棄室相隨，其妻聞之，亦出而欲乘馬偕行，被馬蹄傷墜地，吳乃止，鳳行數里，至鸚哥嘴，康人埋伏攻擊之，官兵同死難；惟吳糧員以未行得免，兵士間有逃脫者，皆良善庇匿之力也！事後裏塘聞信，乃報於打箭鑪，轉報川督錫良，奏派提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督兵攻剿，趙爲後援，鎮攝裏塘，馬爲前敵，直搗巴塘，於六月十八日，將巴塘克復，擒兩土司而誅之；趙爾豐於八月初間抵巴塘，殺堪布喇嘛及首惡數人，祭鳳全與兩司鐸，因糧運不濟，馬維騏率兵回川，趙爾豐搜剿餘匪，辦善後，乃派兵剿七村溝，救平後，清戶口，

查地畝，并移師攻鄉城，光緒三十二年秋，趙爾豐得授川滇邊務大臣，川督派道員趙淵出關，暫爲鎮懾，趙爾豐回川，籌商邊事，乃會同川督錫良滇督丁振鐸，具奏改流巴塘，趙復奏設巴安縣，

光緒郵傳

三十三年春暄有統籌西北全局之部尙書岑疏請將邊藏分建兩省

光緒三十四年春，趙爾豐授駐藏大

臣兼邊務大臣，秋間乃會同川督趙爾巽疏改爲巴安府，分設鹽井縣，三壩通判，各管地面，并設康安道一缺，駐巴塘，奉旨交政務處議奏；往返函商於趙，宣統三年春，乃議行，惟巴塘南有得榮，北有冷卡石，負固不服，於宣統三年春，用兵取之，奏設得榮委員，將冷卡石併歸三壩。

按巴塘肇亂，土司堪布當康人圍攻鳳全之際，尙出而彈壓，康

人不服，副土司喉且受傷，彼等見衆怒難犯，始袖手旁觀，然以不能彈壓僧俗，擒而殲之，迄今漢康人等猶爲太息！正土司羅進寶之妻，副土司郭宗隆保之子，均移置四川成都，惟正土司有存款數千，由官發商生息，分給兩土司眷屬，作養贍，尙有罪人不孥之意存焉！

裏塘改流記

裏塘昔屬青海，清代仍官其酋長，一宣慰，一宣撫，爲正副兩土司，分土而治，其地縱橫千餘里，南接雲南維西廳及四川鹽源縣所屬土司之地，北接毛了曲登，東接明正瞻對，西接巴塘，清時設糧員一員，由川委任，管理轉運西藏糧餉事務，并設守備把總二員

，又於火竹卡，博浪工，兩處設外委二員，在川省綠營中派弁兵往戍，文武官兵，均限三年替換，惟設官之處，平原百里，地寒不產百穀，有喇嘛寺，設堪布一名，鐵棒一名，光緒三十一年因巴塘之亂，川兵往攻，經過裏塘，雇用烏拉，正土司四郎占兌，乃巴塘正土司之妻私生子，故約同副土司令頭人不支烏拉，而糧餉不能轉運，建昌道趙爾豐乃殺其頭人二名，將兩土司管押，糧乃運行，趙率兵赴巴塘以副土司隨營押往，正土司交裏塘糧員查騫看管，勒令續雇烏拉，乃正土司殺傷看管之官兵，逃往稻壩貢噶嶺，嘯聚土人爲亂，趙爾豐由巴塘移師攻鄉城，而稻壩一路之軍糧，被土人截阻，并刦殺官兵，故由鄉城分兵剿之，正土司敗逃入藏，稻壩乃平，而

鄉城首惡喇嘛普中札娃，强悍知兵，昔年曾叛裏塘土司而獨立，光緒二十年間，誘殺裏塘守備李朝富父子，川督鹿傳霖派兵討之，而管帶官游擊施文明率兵前往，爲康人攻敗，生擒施文明，剝皮實草，以爲歲時逐崇斬殺之具，趙爾豐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派兵攻之，雁行頓刃，兩月未克，三十二年正月，復親率大兵督攻，該匪抗拒，大小數十戰，兵匪互有傷亡，匪退喇嘛寺死守，碉堅牆厚，大礮不能轟擊，乃斷其水道，圍之數月，官兵糧食乏絕，以包米牛皮煮草而食，至閏四月，匪以無水難支，普中札娃已自縊，乃作書派人縋城往求外援，約於十八日夜間開城殺出，送書者經官兵拿獲，譯其書而知其情，卽於十八夜攻之，匪等開城衝出，被官兵鎗斃數

百名，生擒百餘名，趙僅戮兇惡者三四人，餘均准其投誠釋放，鄉城乃定；國家累年之恥乃雪，惟裏塘正土司已先逃去，地方應行改流，秋間，趙爾豐簡放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自鄉城赴裏塘將副土司由巴塘解回，趙告之曰：『正土司四郎占兌叛逆逃颺，地應改流，汝爲副土司，無大罪過，改流之後，另爲汝請世襲官職，厚給養贍，惟汝須遷居成都，以免正土司之頭人等與汝爭競。』副土司已認允，乃其妻疑慮不願遠遷，用毒酒遣人送夫飲之，彼卽私遁，副土司死焉！兩土司均無後，副土司有一過寄母尙存，由裏塘公款年給養贍，趙爾豐護川督，奏改裏塘爲裏化縣，光緒三十四年秋，復會同川督趙爾巽奏改爲裏化同知，鄉城設爲定鄉縣，稻壩設爲稻成縣

，貢噶嶺設縣丞，宣統三年春，始議准。

德格改流記

德格在西康之北，印文係德爾格忒，西康諸土司部落，以德格爲最大；東連甘孜，瞻對，西連納奪，察木多，南連巴塘，毛了，北連西甯，俄落，乃金沙江之上游，地方數千里，康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稱，其土司係宣慰司職，徵之譜牒，相傳已四十七代矣；光緒二十年間，川督鹿傳霖派兵攻克瞻對，議改流，而統兵官張繼思啓封疆，遂圖德格，訪得德格土司羅追彭錯與其妻玉米者登仁甲，生子名多吉僧格，嗣以土司通於民間婦女，其妻

遂與頭人私通，生子名降白仁青，於是夫妻反目，然其妻係藏女，與瞻對藏官有姻誼，藏官助之，抗其夫，故各攜其子分居焉！張繼乘衅，計誘土司，言爲之逐其婦及降白仁青，乃率兵入德格，將土司夫婦及其子押解四川成都，經川督鹿傳霖疏將德格與瞻對一并改流，後以駐藏大臣文海，成都將軍恭壽，劾鹿翻瞻對案，德格亦與焉；土司得省釋，夫婦旋亦病故，鹿具奏遣其二子回籍，朝旨允以多吉僧格暫管地方，數年後承襲土職，降白仁青回籍，業已爲僧，繼而爭爲土司，多吉僧格奔藏，娶妻妾，將於藏安焉！而德格頭人百姓，以降白仁青非土司之子，且殘暴，不願戴之，赴藏迎多吉僧格回，擁爲土司，降白仁青見百姓不務己，亦退讓，相處數年，乃

有頭人正巴阿登等，樹黨營私，復嗾其爭職，并誘佔多吉僧格之妾，多吉僧格夫婦復奔藏，控於駐藏大臣有泰張蔭棠，事無成，復爲德格百姓往迎之回，且擒降白仁青而禁錮之，降白仁青越獄脫逃，聚黨爲亂，多吉僧格挈眷避匿，財貨被劫一空，百姓被誅戮者亦衆，適邊務大臣趙爾豐由川出關，多吉僧格遣頭人至打箭鑪呈控，經趙奏明率兵往辦，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抵德格之更慶地方，十二月攻亂賊於贈科，賊竄雜渠卡，其時雪深草枯，烏拉難行，官兵不能追剿，賊等復猖獗，肆掠百姓，招之不降，宣統元年四月，趙特督兵往雜渠卡，攻賊於麻木，賊敗，遁去千里，至卡納之沙漠地方，官兵尋追，擊斃賊等多名，餘始降，降白仁青亦竄入藏，德格乃

肅清，多吉僧格夫婦，遂請將德格改流，懇於趙，趙曰：『汝懇改流屢矣；我不允者，以乘人之危，仁者不爲，今格德救平矣，汝勿慮，我仍爲汝請襲土司之職。』土司泣曰：『救平者，內亂耳！德格地雖不毛，窺伺者多，且地廣人稀，恐難守，願請改流，廣招漢人開墾，使地闢民聚，乃可圖強，土司不才，與其不保於將來，曷若早圖於今日！』其意已決，懇乞轉奏，趙乃許之！疏請將宣慰司之職，改爲世襲花翎二品頂戴都司，年給養贍三千兩，將地分爲五區，中區曰德化州，南區曰白玉州，北區曰登科府，極北一區曰石渠縣，東區之絨壩擦暫附中區，西區曰同普縣，又以德格居西康之北，與俄落色達野番接壤，若野番歸化，又須建置州縣，故於登科

設邊北道一缺，以爲監司之官，政府均議准行。

按德格改流之後，土司多吉僧格，將所有更慶，龔埡，麥學，三處房屋，計值十餘萬金，並有地畝草場番經刊板，均於宣統二年冬納於官，以易巴塘正土司充公之少數房屋一座，草場數塊，地土數十畝，十二月杪，遷於巴塘，宣統三年春，經邊務大臣趙爾豐奏明在案，而多吉僧格並以所餘養贍銀一千兩，及其妻姒郎錯莫首飾變銀一千兩，捐作巴塘學費，經趙奏請賞給頭品頂戴，並予其婦建坊，奉旨允准在案。

春科高日改流記

春科，高日兩土司，部落褊小，在德格土司疆域之內，春科百姓不及百戶。土司故絕無嗣，惟妻族一人，同藏中派駐春科寺之堪布喇嘛，治其民而征其賦，高日百姓百餘戶，有耕地，有牧場，耕地在登科金沙江之邊，牧場在雜渠卡鴉龍江之旁，其兩土司印信，早爲藏中所派之堪布奪去，藏人殆欲收其地土焉。宣統元年四月，邊務大臣趙爾豐督兵攻雜渠卡，過登科，查知其事，乃飭藏中堪布將印繳出，驅之回藏，疏請改流其地。春科土司無後，免議襲職養贍，高日土司改爲世襲守備職銜，給與贍地，兩土司部落，併歸登科府石渠縣分管。

孔撒麻書改流記

孔撒，麻書兩土司，居於霍耳，甘孜地方，距打箭爐十日程，清時設有麻書汎千總一員，駐甘孜，兩土司地土相連，東有明正，西有德格，南有瞻對，北有東科，又與白利，倬倭，章谷，單東，各土司之地，犬牙交錯，麻書土司，早爲頭人戕殺，有妻無子，孔撒土司無子有女，女名央機，招德格頭人贅門，生二子，長曰俄珠宜美，其次子經喇嘛認爲呼圖克圖；孔撒土司故後，央機與孔撒頭人私通，其夫殺孔撒頭人，央機卽逐其夫，立長子俄珠宜美爲土司，因與麻書土司係姻誼，故兼襲麻書土司之職，事在光緒三十年，川督錫長爲之奏准在案；然土司俄珠宜美年幼，其母理土司事，有官兵經過其地，輒聚衆抗阻，光緒三十四年冬，邊務大臣趙爾豐率

兵赴德格，道出甘孜，央機母子聚衆匿於家，謀抗阻，嗣見兵多，恐不敵，乃止，後以事洩，畏趙興師問罪，乃盡出其貲以購茶，於宣統二年夏，藉朝佛爲辭，母子率土人百餘名，起行入藏，將以投藏也；麻書汎千總報於趙，趙卽派兵在途阻之，乃棄茶逃匿，後仍捕獲，以兵管押之。宣統三年春，奏請改其地，并將央機母子監禁，是年夏，趙與邊務大臣傅嵩炆率兵至甘孜，央機母子哀懇，願出銀三千兩，興辦學務，用有贖罪，免予監禁，准之，乃令本夫領之去，并飭石渠委員孫毓英，防營管帶朱憲文，將阻獲央機母子之茶及貨物，概行發還，其麻書土司之婦，給以贍地，并以罰款銀給之，令其生息，以資養贍，於是設甘孜委員，道塢委員。

按道塢地方，乃孔撒，麻書，明正，單東，四土司交界之地，因外人在彼傳教，而兩教不和，疊滋事端，宣統二年，打箭鑪廳王典章稟請設官，由川督咨商邊務大臣，暫由川省委員駐道塢，管理詞訟，宣統三年，土司改流，始徵糧稅。

靈葱改流記

靈葱土司，在德格疆域之中，人民數百戶，地僅數村，有耶吉嶺一村，在昔施與德格巴邦寺喇嘛，已經兩代，後世土司，欲收回其地，彼此爭鬥，宣統元年，巴邦寺控於邊務大臣趙爾豐，在登科行轅提訊，係現土司之祖母施與巴邦寺，有約據，今土司爭其地，

率衆劫郎吉嶺百姓牛馬，百姓誓不歸土司，故判令土司還其牛馬，將郎吉嶺一村改流，歸登科府管理，奏明在案。宣統三年春，民政部奏准改流各省土司咨行辦理；夏五月，署川督趙爾豐，會同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檄令靈葱土司，繳印改流，將地歸併登科府，應給土司養贍官職，尙未議奏。

白利改流記

白利距甘孜三十里，部落褊小，在孔撒，章谷，倬倭疆域中，宣統三年夏，同靈葱土司一律繳印改流，應給白利土司官職養贍，尙未議奏。

倬倭改流記

倬倭，一曰朱窩，皆藏字之譯音，土司之印信遺失。其地界於章谷，孔撒，麻書，東科之間，人民百餘戶。光緒二十年間，川督鹿傳霖因章谷，瞻對之事，以兵討之，同改流焉！厥後瞻對還藏，倬倭亦還土司，宣統三年夏，同靈葱，白利，一律改流，將地方分撥章谷甘孜管理，尙未奏請給予倬倭土司養贍官職。

東科改流記

東科部落，內接倬倭土司，外連色達野番，蕞爾之區也；土司印信，遺失多年，亦未承襲。宣統三年夏，川督趙爾豐，邊務大臣

煇照民政部奏案，檄令東科土司繳印改流，該土司以木印呈繳，印文係照原印翻刻多年者；據稱東科原係喇嘛充土司，然亦無從查考，將地改流，併歸甘孜管理，應給養贍官職，尙未議奏。

電奏土司改流

北京內閣鈞鑒：本日奉二十一日電傳諭旨，恭讀祇悉。爾豐赴川，取道北路，將孔撒麻書設官之事辦妥，復會同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煇面諭各土司，并檄飭瞻對藏官，各將地土獻納，遵照民政部奏案，實行改流；現經靈葱，白利，倬倭，東科各土司將印信號紙呈繳，瞻對藏官，已經回藏，瞻民歡呼投誠。善後一切，由傅嵩

焮妥爲辦理，正擬具奏，爾豐因病在甘孜小住，茲謹遵旨，趕緊力疾赴川，惟川督任重，自知才拙身弱，斷難負荷，每用惴惴！仰懇天恩，早簡賢員來川，俾免貽誤，全川幸甚！爾豐幸甚！謹請代奏，爾豐叩艷。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章谷改流記

章谷距打箭鑪七日程，其地插花，與孔撒，麻書，單東，瞻對，倬倭，白利，德格均有連界之處，羅科野番亦近在肘腋。光緒二十年間，章谷土司故絕，其親戚等起而爭襲土職，瞻對亦欲佔奪其地，川督鹿傳霖派兵往攻之，同瞻對，倬倭一并改流；嗣瞻對之地

還藏，倬倭之地還土司，惟章谷土司乏嗣，無人承襲，故由川省委員管理；光緒三十年，川督錫良復奏章谷無人承襲，改爲鑪霍屯，設屯員一員，隸於打箭鑪，年征賦銀三千餘兩，作屯員及兵丁書役之費，并分給喇嘛寺口食，宣統三年夏，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咨川督趙爾豐，將鑪霍屯撥歸邊務管轄，所有糧稅，照改流各土司章程徵收，插花之地，與甘孜互相劃撥，截長補短，使無參差，惟鑪霍屯之稱，康人不知，仍應名爲章谷。

單東改流記

單東土司，一日革什咱土司，印文則單東革什咱聯刻，其地插

花，與明正，瞻對，麻書，孔撒均連界，瞻對且侵佔其地，宣統三年夏，同靈葱土司等一體改流，於閏六月初旬繳印，將地歸併道塢管理，尙未奏請給予養贍官職。

魚科改流記

魚科土司，乃游牧康人，部落小，與單東卓斯毘連，宣統三年夏，川督趙爾豐邊務大臣傅嵩炆檄令之，同靈葱土司等一體繳印，該土司回稟支吾，乘趙傅均往打箭鑪，乃率馬隊至道塢山後，遣人約道塢委員楊宗漢往見，楊知該土司素性桀黠，未往，彼卽去，嗣傅嵩炆返道塢，復檄令繳印，彼卽反抗，傅派兵攻之，并檄飭投誠

之，上羅科阻其竄路，擊斃之。將地併歸道塢管理，俟查明子嗣，仍請給養贍官職。

卓斯改流記

卓斯部落與明正魚科連界，人民數百戶，宣統三年夏，川督趙爾豐邊務大臣傅嵩炆，接民政部咨行奏准，各省土司改設流官之案，檄令卓斯土司繳印，已稟復認繳，其時趙已入川省，傅亦返巴塘，傅由巴塘批令該土司將印就近送繳打箭鑪廳，并檄飭該廳催令速繳，派員往查戶口糧稅，乃議奏養贍官職，將地方併歸道塢管理。按卓斯土司，其印文係卓斯甲布，查卓斯地名也。康人稱謂，

如德格，則曰德格家，孔撒，則曰孔撒家，譯音誤家爲甲。布者，康人男子之稱也。如德格家之男子，則稱曰德格家布，茲以卓斯甲布爲地名，誤矣！

羅科投誠記

羅科，野番也。與章谷，魚科，瞻對相連，部落褊小，分上羅科，下羅科。有兩頭人，互相讎殺，歷久不解；宣統二年，鬥殺控於鑪霍屯員，傳之質訊，兩造彼來此去，此來彼去，不相對質，已經年矣；乃於冬間復聚衆滋事，屯員會同防營前往彈壓，下羅科抗拒，傷斃官兵，宣統三年夏，川督趙爾豐，邊務大臣傅嵩炆率兵至

瞻對，上羅科來投，下羅科逃匿，迄閏六月，傅派兵攻魚科，下羅科助逆，經官兵擊敗，及魚科投誠，下羅科乃就撫焉！傅以上羅科歸鑪霍屯，下羅科歸道塢。

納奪改流記

納奪土司，在德格之西，察木多之東，人民數百戶，耕者少，而牧者多。宣統三年夏，因民政部奏准各省土司改設流官之案；經邊務大臣傅嵩炆，囑德格土司改獎之，世襲都司函告之，繳印改流；納奪土司，即將印攜帶赴瞻對呈繳，因傅已同川督趙爾豐往打箭鑪，該土司回籍。秋七月，傅嵩炆回巴塘，該土司遣其子將印信號

紙於八月初間送巴塘呈繳，已將地併歸同普縣管理，應給養贍官職，尙未議奏。

沈邊冷邊咱里改流記

沈邊，冷邊，咱里三土司，部落相連，東自四川清溪縣之飛越嶺起，西至瓦斯溝迤西交明正土司之界止，計二百里，皆三土司屬地，清時設有都司把總等官，率兵駐於飛越嶺山之陰，守其關隘，宣統三年春，乃裁撤。而鑪定橋舊設有巡檢一員，隸於打箭鑪廳，經管驛站，其三土司地方風俗，與漢人同；蓋居近內地，早已變夷爲夏也。宣統三年夏，趙爾豐由邊務大臣卸任來署川督，經過其地

；查照民政部奏准改流土司之案，將三土司印信號紙收回，奏請將鑪定橋巡檢改爲縣，其應給土司之養贍官職，尙未議奏。設治定後，該處距四川近，仍應歸於川屬。

巴底巴旺改流記

巴底，巴旺兩土司，俱宜慰司職。其部落，與懋功廳之屬地相連，距成都近，距巴塘較遠。宣統三年，西康各土司，已照民政部之案，改土歸流；新設道塢委員楊宗漢，令單東土司往說之，兩土司卽先後將印送於楊，轉繳邊務大臣傅嵩炆，尙未設官，亦未議奏，應給土司養贍官職，設治定後，仍歸川屬。

魚通改流記

魚通，古地名也。打箭鑪一帶，皆稱爲魚通。嗣各土司區分部落，另更地名，惟一小部落之名稱仍舊，有一土司焉。地居明正咱里之北。宣統三年夏，同明正土司等遵部案改流，將地歸併打箭鑪管理，西康建省後，川康於折多山頂各界，打箭鑪仍應歸川。

明正改流記

明正，卽打箭鑪之土司。打箭鑪，卽古之旄牛國也。查西康各土司，如德格，巴塘，裏塘，皆以地爲名稱，而打箭鑪土司，其印

文，曰：「四川，長河，西寧，魚通宣慰使司印。」然未稱爲長河土司，而稱爲明正土司，川督奏疏中久已如是；其明正之義未詳，或謂前土司恭順；昔爲川督奏請獎以明正，故以明正稱。未知是否？然考之康人，未稱之爲明正；聞人稱明正，且不識其爲誰也；其土司居於打箭鑪，所管部落，縱橫千餘里，東自咱里土司之界起，西至鴉龍江裏塘土司之界止，南則越雋廳毗連，北則章谷屯接壤，其四隅與各土司連界之處尙多；惟所居之打箭鑪，天氣寒冷，百穀不生，四面皆山，地方狹小，中有小河，水勢洶湧，商賈傍河兩岸，結爲市廛，而貿易焉！清時設同知一員，屬於雅州府，管理轉運西藏糧餉事務，設有副將一員，及都司、千總，把總，外委各官，率

兵鎮守其地；蓋漢藏通商之埠，出入征稅之關也。故自打箭鑪西行，則曰出關，打箭鑪東行，則曰入關。光緒之中，改同知爲直隸廳，不屬雅州府；光緒三十四年秋，邊務大臣趙爾豐，會同川督趙爾巽，奏改打箭鑪廳爲康定府。宣統三年夏，趙爾豐簡署川督，會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炘，查照民政部奏准各省土司改流之案，同至打箭鑪，令明正土司甲木參瓊珀繳印，改土歸流，曾經入奏，尙未議給土司養贍官職，及分設州縣。

按明正土司改流，地方遼闊，應將毗連裏塘之地，劃歸河口，毗連孔撒之地，劃歸道塢，其他九龍，鹿麋，章谷等處，應設縣官，若西康建省，與川分界，應在打箭鑪迤西之折多山頂；

山以西爲康，山以東爲川，打箭鑪之名稱仍舊，不用康定府名義，免與西康相混。

泰凝改流記

泰凝，一曰泰寧，距打箭鑪三日程，清時設把總一員駐其地，有一喇嘛寺，昔爲西藏達賴喇嘛降生之所，其寺故歸藏屬，寺中喇嘛，由川中按年給口食銀千餘兩。康熙年間，川督令明正土司撥地數段，及土民八十餘戶，爲該寺供役，給予執照在案；現已及百餘戶，不屬土司，而屬於喇嘛焉；其地產沙金，光緒三十年，商人由川省礦務局稟請轉報川督錫良，飭打箭鑪廳同知劉廷恕，准令商人

採辦，劉廷恕稟覆，恐康人阻撓滋事，川督嚴批飭令遵行，並派弁兵前往彈壓，乃甫經開辦，泰凝寺喇嘛率康人梗阻，並殺斃都司盧鳴颺，瞻對藏官亦暗助泰凝寺爲亂，錫良奏派提督馬維騏率兵討之，乃救平。宣統三年閏六月，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炆以諸土司業經改流，惟此泰凝，應歸一律，乃令藏中駐泰凝寺之堪布，將從前所領川督執照繳出，咨川銷燬，該喇嘛應領銀兩，仍照舊發給。然地雖改流，應撥歸何屬管轄，尙未議定。

俄落色達投誠

俄落，色達，係野人部落，在德格，東科，章谷各土司之北，懋功

廳之西，其西北與甘肅西寧之地相連，區域遼闊，縱橫四千餘里，不產百穀，森林亦鮮，土人皆游牧，逐水草而居，以牛毛作帷幙，無城郭碉堡，飲酪食肉，以糞代薪，其附近德格土司之地者爲俄落，分上中下，有三頭目，間購有俄國軍火。宣統元年春，德格逆匪降白仁青等，據雜渠卡爲亂，邊務大臣趙爾豐檄飭俄落野番毋許助逆。夏五月，趙率兵攻雜渠卡，逼近俄落邊地，僅一日程，又諭令該野番投誠，不准劫掠，乃回稟支吾，趙擬臨之以兵，但輸粟輓薪，在在維艱，且野人居無廬舍，遷徙莫定，難得而制，旋據該野人頭目復稟，承認約束百姓，永不劫掠，趙藉此止兵。宣統二年，德格葛察寺喇嘛，往說俄落投誠。宣統三年，乃漸次投石渠縣而納稅

，至附近東科之色達，宣統三年五月，邊務大臣傅嵩炆同川督趙爾豐率兵至甘孜，該野人來投數十戶，傅趙檄令全體投誠，旋亦承認，但來呈要求免於境內駐兵，免其認雇烏拉，每年只納牲畜稅三千元等語；傅批令應與改流各土司之地一律，不能歧異；閏六月，色達仍遵批承認，來請告示章程，皆與之。並派甘孜委員寇卓率兵一隊，往查其地，造丁口牲畜清冊，自是而色達投誠，俟俄落全體投誠後，卽建治設官焉！惟俄落，色達地廣人稀，擬各就適中之處，建設縣治，一名曰：「俄落」，一名曰：「色達」。

瞻對改流記

瞻對距四川打箭鑪七日程，東連明正，單東，麻書，孔撒，章谷五土司之界，南接裏塘，毛丫，崇禧三土司之疆，西北與德格土司毘連，縱橫數百里，爲鴉龍江之上游，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名曰：「三瞻」。原有五土司，清之咸豐年間，爲土司工布朗結一人兼併，其工布朗結之爲人，陰鷲多很，有併吞西康，東抗四川，西距西藏之心，康地各土司，或割地，或貢賦，莫不俯首帖耳而聽命。同治初年，藏人由打箭鑪購茶運回，道經康地，被工布朗結劫掠，藏人怒，求駐藏大臣具奏，川藏派兵會剿，奉旨允行，其時督川者，爲駱秉章，適川有石大開之亂，不暇兼顧，而藏已率兵東來，各土司羣起助藏，駱料瞻對不支，敗必投藏，始飛檄止藏兵，

藏不聽，駱卽派史道員率兵徂西會攻，史至打箭鑪，畏蕙不前，俟藏兵克瞻，誅工布朗結父子，史乃往收其地，藏人索賠兵費二十萬金，史報於駱，駱以府庫空虛未允。藏卽索其地，駱爲之奏明，瞻對遂歸於藏，由藏派民官一，僧官一，率兵鎮撫之，官兵均限三年替換，所派之官，由藏中達賴喇嘛，及管事之商上選定，咨請駐藏大臣奏明，乃能赴任；惟藏官到瞻，暴斂橫征，且仍照工布朗結佔各土司之地，并索供駐瞻兵費，垂三十餘年，瞻民苦之，於光緒二十年間，逐殺藏官而自立，旋經川督鹿傳霖派兵攻克之，議改流其地，斯時之瞻對，藏失之，川收之，藏雖欲爭，無詞可措，縱使相爭，川亦可索賠兵費，乃駐藏大臣文海，成都將軍恭壽，與鹿不睦

，密會劾鹿，將瞻對仍舊給藏，說者謂自此瞻對不爲康有矣！光緒三十四年冬，邊務大臣趙爾豐，由川出關赴德格，沿途土司百姓，紛紛呈訴，謂瞻對藏官，佔奪其地，且年索兵費，所帶藏兵千餘，四路貿易，絡繹不絕，概令百姓支差，不給差費，復索供給，并誣損壞貨物，勒令賠償，受害難堪，懇求保護；趙憫其苦，檄飭藏官，令其但管瞻對，不得騷擾各土司百姓，而藏官回稟，歷述藏中勢力，且暗欲率兵攻趙，趙派傅嵩林率兵赴昌泰扼之，并電政府，擬逐藏官，收回瞻對，政府議緩，其時鹿傳霖亦在樞密，一人不能爲力。宣統元年春，趙又電政府收瞻，政府議以拾餘萬金與藏贖，令駐藏大臣聯豫溫宗堯告知藏人，藏人不遵，反藉外人爲囑喝，其居

心殆欲藉瞻對爲基礎，以吞滅康地耳！宣統二年春，趙仍以收瞻事電政府，政府盲於事情，恐驚外人，釀交涉，仍不決，而各土司受藏官之害，鳴冤不已！宣統三年夏，趙調署川督，傅嵩焘代理邊務大臣，而趙以瞻對屬藏，終爲西康之禍，亦非川省之福，就入川之時，同傅率兵親入瞻對，於六月逐其官，撫其民，收其地，召集百姓，公議改良賦稅之則，設官治理，遠近康人，歡欣鼓舞，惟藏人迭請駐藏大臣聯豫咨文以爭瞻對，經傅駁之，趙蒞川督任，乃將收瞻事入告，於是瞻對仍歸西康設治。

按瞻對始末各事，川康藏均有案可考，鹿傳霖有籌瞻疏二冊，言瞻事甚詳。

三巖投誠記

三巖野人，居德格之南，江卡之北，貢覺，乍丫之東，巴塘之西，跨於金沙江之上，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分，自東至西，僅二百餘里，自南至北，計四百餘里，無土司頭目管束，各不相下，或數十戶爲一村，或百餘戶爲一村，不相往來，各村亦常互鬥，一人有讎，同村爲之報復。歲時與漢人不同，與康人亦異，自耕自牧，草場地畝，疆界甚嚴，且以行劫侵毆爲業，各屬康人，及往來商旅，無不畏之惡之。清時屢以藏事出兵，不由三巖捷徑，而繞道五六日程，由江卡者，以三巖地險人強，難於收服之故也；昔年乍丫，

江卡，貢覺遭其刦殺，合兵攻之，大敗而還，死者數千，嗣三巖復刦大道，光緒二十年間，川督鹿傳霖派夏提督，及統領韓國秀率兵，并調巴塘，江卡土人往攻之，兵至下三巖，卽被野人圍困，乃議和，予以茶包，始得退兵，并割巴塘土司白獎工地方一段與之，又爲之請獎土千總土把總兩職，年給土餉銀數百兩，以羈縻下三巖之喇嘛數十戶，藉以寢事；而野番刦搶如故，藏商屢遭其害，光緒三十四年，藏人以兵攻之，經年不克，亦僅下三巖與之和息，該野人勢焰愈熾；宣統二年，刦奪官兵快槍，捆去官弁，毆傷放回，邊務大臣趙爾豐，乃派人查考地勢，偵探路徑，半年之久，得悉其情，先以告示諭之投誠，野人回書，令官兵投之，否則相戰以決勝負，

嗣趙由察木多移駐乍丫，而乍丫，江卡康人紛紛懇攻三巖，且謂三巖不取，各處不安，難納糧稅，其意殆藉三巖之勢，以爲抗糧地步，惟時適有鄉城兵變之事，一面派兵追剿叛兵，一面奏派傅嵩焘率兵攻三巖，十月初旬，兵分五路，約期進發，該野番地雖險阻，首尾不能兼顧，官兵竭力猛攻，旬日之間，卽入巢穴，官兵傷亡數百名，野人死者亦衆，乃詣軍前乞降，全巖肅清。宣統三年春，趙爾豐疏請建設流官焉。

按三巖野番，性慷慨，無狡詐；刦搶之事，直認不諱，畏刑而不逃刑，可以縱囚歸獄，有太古之風焉。

江卡貢覺桑昂雜瑜收回記

江卡貢覺，係蒙古人，迄今土人尙存，有元代制誥，乃蒙文，與藏文異。桑昂雜瑜，係野番投誠者；清初時，川兵進藏，多取道於桑昂，設有台站弁兵，後乃併歸乍丫。雜瑜之外，尙有野人，乃與英國屬地交界焉。此四部落，地本相連，廣袤千有餘里，雲南，緬江爲之南，三巖，乍丫爲之北，巴塘，鹽井爲之東，察木多，八宿，波密爲之西，清時以之賞藏，只於江卡設守備把總外委各員，率兵戍之。爲進藏驛站計，藏中派官分駐江卡，貢覺，桑昂，徵其糧賦，宣統元年，川省派陸軍入藏，藏官調集各處土兵數千，在江卡攔阻，經邊務大臣趙爾豐派員開導之，不聽，乃商川督趙爾巽，電政府，改道由德格，察木多，以避江卡之藏兵，並派邊軍爲前驅

，護送陸軍往江達，乃江卡藏兵，卽欲乘虛犯巴塘，勢燄甚熾，趙乃分兵驅之，藏兵潰散，宣統二年春，疏將其地收回，并議與藏人於江達劃界，朝旨飭外務部議，部商駐藏大臣聯豫查覆，聯以爲不可，且據藏人之呈；迭次咨請，仍將江卡等處給藏，趙乃率兵赴貢覺，傳集各處頭人百姓，詢其願歸何處，均稱藏官苛虐，甘願改流，於是爲之設官，徵收糧稅。宣統三年春，趙復具奏，得旨准照辦，故分江卡，貢覺，桑昂，雜瑜四區，而設官焉。

乍丫察木多改流記

乍丫察木多部落毗連，東接德格，納奪，貢覺，西連八宿，洛隆宗

，康藏交界之丹達山，亦有察木多甌脫地，乍察合計，地方千有餘里，係清時賞給兩處呼圖克圖管理，自征糧賦，并不納於國家，但三年一朝貢而已！其呼圖克圖圓寂，衆喇嘛卜於神，考其降生何方，前往查訪，或三四年，五六年後，得其靈異幼子，卽以前生所用器皿十餘事，參以同樣者試之，能辨故物，卽認爲轉世，而稱爲呼圖克圖，呈請駐藏大臣入奏轉世，仍管地方；是乍丫之呼圖克圖，猶之乍丫土司，察木多之呼圖克圖，猶之察木多土司，惟土司係以子承襲，呼圖克圖係轉世耳！清時於乍丫設有守備把總外委，率兵戍之，爲進藏驛站計，察木多又名昌都，亦設有游擊千總把總外委，率兵鎮戍之，設有糧員一員，管理轉運，駐藏官兵糧餉，不與民

事，宣統元年春，駐藏兼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銷去駐藏之任，專任督辦邊務，奉旨允准，駐藏大臣聯豫，將察木多，乍丫奏歸邊務大臣管轄。是年冬，川兵進藏，藏人梗阻，趙爾豐率邊兵護送至察木多，并派兵送川兵至江達，其時康藏人感畏趙之德威，八宿，三十九族，波密來投，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用兵討降，均願改流，趙一一撫循之，告以奏明辦理：故宣統二年春，趙奏請於江達，劃分邊藏界限，奉旨飭外務部議，部商駐藏大臣聯豫查覆，其時趙擬改流察木多，乍丫，因藏事未定，特緩之；夏間趙由察木多赴乍丫，將呼圖克圖暴斂橫征等事，勒令改良，康人悅服，請於乍丫設官，管理詞訟，允之，又以乍丫康人，光緒三十年

入藏，圍攻駐藏大臣，罰之出房贖罪爲衙署焉！并飭察木多呼圖克圖，將糧稅一律改良，卽預爲改流地步也。宣統三年春，始奏設乍丫，察木多理事官，奉旨允准。是年夏，西康各土司，全體改流，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檄飭乍丫，察木多兩處呼圖克圖繳印，因驗印文，係闡講黃教，故發還之，但飭理事官清查丁糧，將每年征入之款，分一半給呼圖克圖，以一半作行政官經費，其呼圖克圖，仍准轉世，屆時具奏，永免朝貢。

八宿改流記

八宿在察木多之西，係呼圖克圖管理其地，與察木多，乍丫相

同，宣統元年冬，邊務大臣趙爾豐駐察木多，八宿僧俗頭人來見，請設流官，已准之；惟尙未設官征收糧稅焉。

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收回記

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在察木多，八宿以西，丹達山以東，康藏原係丹達山分界之四部落，係屬康地，與藏毘連，清時以之賞給藏人，然爲入藏通衢，故於碩搬多，邊壩等處，設有千總把總外委各官，率兵駐紮，以爲驛站；宣統元年冬，川兵入藏，藏人令四部落聚衆梗阻，川兵繞道由三十九族而往，邊務大臣趙爾豐卽派邊軍直向大道轉戰前進，類，碩，洛，邊，四部落敗潰投

誠，且爲邊兵購運糧秣；因時屆隆冬，雪深草枯，牛馬乏食，倒斃甚衆，趙聞而憐之！於宣統二年春，奏撥款項，派察木多糧員劉廷瀨前往清查，按價賠償，衆皆悅服，趙爾豐并奏請與藏人在江達劃界，俟界定後，卽設治焉；而駐藏大臣聯豫，乘邊兵收服四部落，卽派員駐碩搬多充理事官，此四部落，原屬康地，雖清時以之賞藏，今而阻我川兵，已成叛逆，邊務大臣以兵戡定收回，仍應歸康，設官於碩搬多，邊壩。

三十九族附記

三十九族與西甯相連，原係百餘族，撥歸西甯管轄數十族，以

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理，并非藏地；宣統元年春，邊務大臣趙爾豐駐德格時，三十九族即遣人赴德格來投，是年冬，趙詣察木多，該三十九族復來請歸邊務大臣管理，趙已電奏在案，惟尙未設官耳。

波密投誠記

波密部落，界於康藏之間，與白馬岡野人毗連，自稱係漢人苗裔，土人相傳，乃從前進藏之兵，因無餉而流落於此，與藏女配，子生孫，而孫又生子，自成一部落焉。光緒三十四年春，趙爾豐護川督時，奉旨授爲駐藏大臣兼邊務大臣，率師入藏，因聞波密係漢

人之後，遣守備楊德修招之爲兵，波人不願當兵，故仍由川招募。宣統元年春，趙爾豐奏請銷去駐藏之任，專辦邊務，而駐藏大臣聯豫，乃奏調鍾穎率川兵入藏，藏人梗阻，趙率邊兵護送川兵；是年冬，趙至察木多，波密人來投，稱前代原係漢人，仍願歸漢，趙嘉其順，允之，并重賞之去；特商駐藏大臣聯豫，聯恐波密改流，藏人疑慮，求外人保護，反惹交涉，謂應緩辦。宣統二年春，波密人以其地所產之棉，所種之糧，所織之布，復來呈驗於趙，以實其確爲漢人之據，并詳述其地之疆域，與白馬岡相連，白馬岡之外，有野人，野人之外，卽英國屬地，請早於波密設官，保護人民地土，但不願歸藏等語；趙以聯豫有藏人疑慮之說，乃告波人，靜候奏明

辦理，仍遣之去，聯豫聞波密樂於就撫，於宣統二年冬，派兵往招之，波密不降；宣統三年春，添兵攻之，夏四月，鍾穎兵敗而退，全藏震驚，聯電政府及川督，乞邊務大臣派兵救援，趙乃商於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電奏派統領鳳山，由巴塘率邊兵二千往援，聯豫亦另派參贊羅長禱率兵會同邊兵進攻，乃克波密，并取白馬岡，而邊藏均欲佔領其地，聯乃具奏聲明，改流之後，歸藏歸邊，另行議奏云。

附西藏請兵電

成都趙制台鑒：蒙派彭日昇一營來藏，感甚！波匪兇焰甚熾，鍾軍不支，已退回工布，求公飛轉傅大臣，請其再派一營，星夜前

來，由碩搬多繼進，以鮮危局。禱切！豫敬叩。

趙督帥鑒：前電請再撥邊軍一營，協攻波密，諒荷台允！波事現改派羅參贊往代，藏軍已陸續派赴波境，擬懇電商傅大臣再撥一營，再三之瀆，實不得已；蓋恐設有疏失，牽動全局，補救更難，一切情形，非電所能詳，已另函瀝陳；公與傅大臣，邊情洞悉，肝胆照人，諒蒙慨允！不勝盼禱！豫二十八日。

附電奏派兵攻波密

北京內閣鈞鑒：頃接聯大臣電稱波密兇焰甚熾，鍾軍不支，已退回工布，請商傅大臣再派一營，由碩搬多繼進，以解危局等語：

爾豐與嵩焘籌商，波密山徑叢雜，藏軍既已退守，邊軍若僅兩營，由碩進兵，仍屬單薄，現擬調西軍中營，會同前派之新軍前營，由碩搬多進攻，調西軍左營駐察木多，以爲聲援，又調新軍後營，由察窪岡進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并飭統領鳳山，馳赴碩搬多節制調度，爾豐擬於瞻對宣布皇仁後，卽行進關。茲因藏事，恐牽及邊務，與嵩焘會籌布置後路一切，稍緩卽速入川，餘由嵩焘妥爲辦理，謹請代奏。爾豐嵩焘叩江。宣統三年六月初三日自瞻對發。

附奏電旨

署理川督趙，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奉旨，趙爾豐等電：奏籌

商波密調營進攻，並飭鳳山赴碩搬多節制調度等語：著即按照所籌各節，飭令各營分投前進，妥慎辦理。趙爾豐布置就緒，仍即迅速赴川，未盡事宜，由傅嵩炆妥爲籌辦，欽此！閣初八印。

邊務大臣辦事記

清之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七月，設督辦川滇邊務大臣，命趙爾豐充之。先是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春，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路過巴塘，被康人戕害，四川總督錫良，奏派建昌道趙爾豐，會同四川提督馬維騏往征，趙於夏四月下旬，由成都起程赴建昌道任，五月初九日，自雅州前進至打箭爐，籌備軍糧包裹軍火，六月十六日出關，經

河口，二十七日抵裏塘，因糧運不濟，烏拉掣肘，八月初八日至巴塘，其時馬維騏已於六月十八日克復巴塘矣；趙爾豐至，接辦善後，馬卽回川。九月，趙派兵剿辦倡亂之七村溝，并搜擒各處餘匪，巴塘戡定；惟南之得榮浪藏寺，北之冷卡石未投，姑置之。十月查戶口糧賦，派傅嵩炆征收，十一月委員赴鹽井設局征收鹽稅，又以裏塘屬之鄉城桑披嶺寺，昔戕官弁，稔惡不法，派兵攻之不克，次年正月，趙爾豐率兵隊進攻，於閏四月十八日克鄉城，殲鄉匪之渠魁，雪邊吏之宿恥，并攻克同惡之稻壩貢噶嶺，一律肅清。旋卽奉旨，充川滇邊務大臣。八月中，趙爾豐由鄉城稻壩至裏塘，將裏塘土司改流，乃以所部防軍五營，分紮裏巴改流之地，以創辦川滇邊

務應需經費，必商川滇兩督，乃於九月，由裏塘入打箭鑪，十月初至成都；面商川督錫良，電商滇督丁振鐸，會陳條件，請撥的款。十二月鹽井臘翁寺爲亂，趙爾豐電令防兵攻克之。三十三年丁未正月，趙將返邊地，而奉旨護理川督，卽在護督任內，兼辦邊務，修建關外旅店，招募農民開墾，奏派吳嘉謨辦學務，延聘美國人勘金礦，且興製革於巴塘，僱洋技師往驗水性，建鋼橋於河口，僱洋工師往測橋基，并延日本農技師，提倡農業於西康矣；委員出洋調查織絨機器，磨麵機器矣；延醫人購藥餌，出關設局矣；奏設裏化縣，定鄉縣，巴安縣，并將西康應興應革諸大端，次第奏陳，得部撥開辦經費一百萬兩。三十四年戊申正月，簡放爲駐藏辦事大臣兼邊

務大臣，電請收回成命未允，五月十八，卸護督任，七月，會同川督趙爾巽，奏設康安道，改打箭鑪爲康定府，設河口縣裏化廳同知，稻成縣貢噶嶺縣丞，巴安府三壩廳通判，定鄉縣鹽井縣并招募西軍三營，挑選旗兵，八月初十日，由成都督師西行，九月二十二日，至打箭鑪，因德格土司之事，奏明往辦，十一月初六日出關，經泰凝，道塢，章谷，倬倭，麻書，孔撒，白利，絨壩擦，玉龍，濯拉，擴絡垞等處，百姓控贍對藏官騷擾，乃檄飭藏官，毋得滋事。至二十三日，抵德格，駐更慶。十二月，派兵攻亂匪昂翁，降白仁青等於贈科，匪竄雜渠卡。宣統元年己酉正月，贍對藏官調兵欲來犯，趙爾巽派傅嵩炆於正月十三日，率兵赴昌泰扼之，乃止。四月

十九日，趙督師攻雜渠卡，五月初四日，戰於麻木，匪敗逃，六月十一日，派兵追匪，十日程至卡納，一戰而匪降，德格肅清，土司請改流其地，乃召集百姓，議定賦稅則。八月二十二日回至登科，九月改流，春科，高日兩土司、及靈葱土司之耶吉嶺一村，均具奏，并奏設收支局，奏鑄銅元，出關行使，又渡金沙江，巡閱春科地方，十月初八日回德格，更慶，適因川兵入藏，藏人梗阻於察木多以西，劫軍糧，虜軍官，趙爾豐得報，於二十二日，率邊軍兼程而進，經岡沱渡金沙江，由樺工，同普越雪山，二十八日抵察木多，派邊軍護送川兵入藏，三十九族來歸邊，波密來投誠，八宿請設官，均附循之去，並派兵驅剿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阻路者

，又分兵取江卡，貢覺，桑昂，雜瑜，咸收服之。宣統二年庚戌正月，邊軍越丹達山以西，直抵江達，以爲川軍入藏之聲援，趙爾豐奏請與藏人於江達劃界，又奏設邊北道，登科府，德化州，白玉州，同普縣，石渠縣。五月，邊軍自江達回察木多，六月初四日，趙爾豐率兵赴乍丫，初七日至其境，下旬，巡閱乍丫煙袋塘，審理民間詞訟，七月二十五日，返乍丫，改良呼圖克圖賦則，八月巡閱阿足霜災，旋回設乍丫委員，適以定鄉兵變，派統領鳳山追剿之，九月，三巖野番投書索戰，趙爾豐於九月二十一日率兵赴貢覺，十月，奏派傅嵩炆督兵攻三巖，一旬而克，十一月設三巖委員，十二月清查貢覺丁糧，設貢覺委員，趙爾豐卽東行，於除夕前一日至巴塘

，宣統三年辛亥正月，試驗巴塘學生，復奏撥學費，并報戡定三巖事，二月，以巴塘屬之得榮浪藏寺，數年不服，派兵攻克之，設得榮委員，並收服冷卡石，三月二十三日，趙爾豐奉旨署理四川總督，四川藩司王人文開缺，充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收回成命，未允，四月初六日，趙爾豐電奏，請以傅嵩焘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初七日，奉電旨允准，初八日，趙爾豐交卸邊務大臣，仍會同代理邊務大臣辦改流土司，並收回瞻對事務。

清之宣統三年辛亥四月初八日，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接任，初九日同署川督趙爾豐自巴塘起程，經白玉，絨壩擦審訊案件，五月初九日，至孔撒、麻書，設甘孜委員，並會檄靈葱，白利，倬倭，

東科，單東，魚科，明正各土司繳印，改土歸流，色達及上羅科野番來投，其時駐藏大臣聯豫電請邊兵攻波密，趙傅會奏派副都統鳳山，率兵二千前往，五月二十八日，趙爾豐傅嵩焘率兵自甘孜行，六月初二日至瞻對，逐去藏官，收回地土，設瞻對委員，集百姓議征糧之事，十二日，由瞻對行，十五日同抵道塢，十六日，以道塢設官理由，集百姓而告之，十七日同行，二十日至打箭鑪，會檄魚通，卓斯各土司，繳印改流，二十一日，傳集打箭鑪百姓，剴切開導改流事宜，二十二日，趙人川，沿途收咱里，冷磧，沈邊三土司印，傅駐鑪辦理明正改流興革各事，二十九日，傅嵩焘復出關，經秦凝，改流其地，閏六月初三日，至道塢，因魚科土司抗不繳印，且

結下羅科叛亂，故以兵攻之，并令投誠之上羅科扼其險要，擊斃魚科土司，其百姓同下羅科投誠，於是傅嵩炆奏請建設西康省，二十一日，傅由道塢行，經八美，中谷，過納貢寺，東俄洛，高日寺，臥龍石，八角樓，二十六日，至河口，閱橋工，越日行，七月初三日，至裏塘，而崇喜土司之印已繳與裏化廳陳廉矣，惟毛丫，曲登地雖改流，征糧稅，尙未繳印，檄飭呈繳，復稟請緩，姑准之，七月十二日，傅嵩炆由裏化西行，經三壩大朔，十六日抵巴塘，而納奪土司旋來繳印，八月，傅檄飭乍丫，察木多兩呼圖克圖將印呈驗，改流其地，均遵行，飭由理事官查收糧稅，自此西康之全局底定，傅嵩炆已於巴塘修建衙署矣。由創設邊務大臣之年計，已至六年

，若以巴塘軍興之年計，已至七年，爰將辦事始末，述而爲記。

按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諭，王人文撤去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著仍充川滇邊務大臣，四川總督岑春暄未到任以前，所有川中剿撫事宜，仍著趙爾豐懍遵，疊次諭旨，飭各軍迅速辦理，不得意存諉卸，致誤事機，欽此！查此旨係電傳，而西康與四川自七月十六日已文報不通，並未得電，後數月始於滬報見之，特附錄備考。

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炆奏請建設西康省摺

奏爲統籌邊地大局，擬請建設行省，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
：竊查邊地界於川藏之間，乃川省前行，爲西藏後勁，南接雲南，

北連青海，地處高原，對於四方，皆有建瓴之勢，非特與川滇輔車相依而已！因鄙陋在夷，我朝版圖式廓，未及經營，僅以羈縻之方，官其酋長，作爲土司，俾之世守，以數千里之地，分二三十部落，皆同封建之規，雖有朝貢之名，而無臣服之實，如咸同年間，瞻對土司工布朗結併吞五土司地土，夜郎自大，頑梗跳梁，其地卒爲藏人奪去，於是各處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光緒二十年以來，鄉城則據邑而抗殺將官，乍丫則入藏，而圍攻欽使，秦凝以開礦而拒斃武弁，巴塘以墾地而戕害大臣，叛亂叠興，屢煩兵力：光緒三十二年，裏巴兩塘，經建昌道趙爾豐戡定，朝廷注重邊疆，爲長治久安計，特簡趙爾豐充邊務大臣，鎮撫其地，以軍府之

責，管理地方，規制已殊；但蠻荒甫闢，其時又僅裏巴改流，郡縣無多，係屬權宜辦理；然邊地遼闊，或曾有土司，或尙屬野人，蠻族錯居，爭鬩角逐，民不聊生，趙爾豐乃力圖改革；光緒三十四年，奏請驅剿德格逆匪，宣統元年，肅清德格土司，即請改土歸流，高日土司亦相繼而起，春科土司故絕無後，曾經一律奏明改流，同裏巴等處，僅擇衝要繁庶地方，奏設道府廳州縣十餘缺，宣統二年，收回江卡，貢覺，桑昂，雜瑜等處，奏明派委員管理，三巖野番亦經剿平設治，宣統三年，收服得榮冷卡石，并改流，麻書，孔撒兩土司，察木多，乍丫亦改設理事官，瞻對現已收回，又奉民政部行文，本年二月奏准各省土司改設流官行令辦理，趙爾豐適因奉旨

署理川督，由邊入川，卽將靈葱，白利，倬倭，東科，明正，魚通，咱里，冷磧，沈邊等九土司，概予改流；此時關外未改流之士司數名，未投誠之野番數處，臣已陸續辦理就緒；總計地面已奏定府廳州縣者十餘缺，已奏設官而未定府廳州縣者十餘處，近日改流及從前應行添設郡縣之處猶多，已成建省規模，而星使非嘗設之官，形同寄處，亟應及時規畫，改設行省，俾便擴充政治，底定邊陲。查邊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擬名曰：「西康省」，建設方鎮，以爲川滇屏蔽，藏衛根基，雖建省之事，關係重大，非臣所敢輕議！而光緒三十三年郵傳部尙書岑春暄有統籌西北全局之奏，卽請改邊地爲省，奉旨飭議，以其時番人頑梗，未識兵力能否蕩平，趙爾豐未

敢操切議覆，幸承朝廷威德，拊循諸番，諭以明詔，彰善殫惡，百蠻嚮風，建省之計，惟此時爲然；臣在邊六年，既有所見，不敢緘默，謹將管見所及，暨應行建省各節，繕單臚陳，仰祈採擇；所有統籌邊地大局，擬建行省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擬邊務應改行省條陳繕單恭呈

計開

一邊地與西藏毘連，西藏與強鄰逼處，外人狡焉思啓封疆，幾不以藏爲中國屬土；殆因藏未建省，名義未定之故，茲邊地卽係康地，康藏原有攸分，應將疆界照舊劃定，以康建省，俾定名義，而

占領地土，此應建省者一。

一邊地未開辦以前，藏距川遠，藏人時有不軌之謀；光緒二十九年，西藏有洗漢人之議，三十年乍丫率兵入藏，圍攻駐藏大臣，及英兵入藏，漢官亦受制於外人，藏人愈以中國爲不足恃，遽萌攜貳之心，三十四年聞駐藏大臣兼邊務大臣趙爾豐督兵入藏，藏人卽起而梗阻，且呈稱藏地直抵邛州；宣統元年，川兵進藏，藏人又斷駐藏大臣供給，沿途攔阻入藏之兵，倘非邊地早有布置，派邊兵護送川兵前進，大局何堪設想！卽如本年夏間，波密猖狂，駐藏之兵敗退，猶幸就近有邊兵援應，藏人未致和；茲將邊地改設行省，編練重兵，建威卽可銷萌，守康境，衛四川，援西藏，

一舉而三善備，此應建省者二。

一邊地東自打箭鑪起，西至丹達山頂止，計三千餘里，南抵維西中甸，北至甘肅西寧，計四千餘里，應設州縣八九十缺，若無一定行政總機關，措置失宜，又釀後患，川督距遠，不能遙度情形，遇有變故，徒事鋪張，糜費帑款，不可勝計，此應建省者三。

一邊地所設府廳州縣，各管地面，皆地足以養民，民足以養官，所徵糧稅，可敷各屬員司廉俸辦公之用，此應建省者四。

一建設之後，應設長官，即將原有之邊務大臣，收支局，學務局，康安道，邊北道，更改名目，所有廉俸公費，照原有薪公分別定明，無須增加，事舉而款不費，此可建省者五。

應改名目如左

- 一 邊大臣，改爲「西康巡撫」。
- 一 原設邊務收支局，改爲「度支司」。
- 一 原設關外學務局，改爲「提學司」。
- 一 原設康安道，改爲「提法司」。
- 一 原設邊北道，改爲「民政司」。

以上各官廉俸公費，邊務大臣向由省撥解，其餘係由邊務經費項下開支，建省之後，卽由四川解款項下支給。查四川解款，邊務大臣年支公費銀三萬兩，新軍五營，西軍三營，礮隊一隊，衛隊二百名，遇閏之年，由川解銀三十五萬餘兩，又轉運費

銀五萬兩，又裏塘，巴塘，乍丫，江卡，察木多等處台兵裁撤，將原數銀兩全行解邊，計銀六萬餘兩，每年共解銀四十九萬餘兩，又川省奏抽油糖捐年計銀五十餘萬兩，總共計銀百萬兩之譜，建省後，仍請飭四川以一百萬兩爲定額，分春夏秋冬四季，於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每期解銀二十五萬兩，以作練兵行政驛站辦學之費。

以上各條，係就康地應建行省而擬，其設官辦事章程，將來另擬分別奏咨核辦。

查此摺係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六日由邊務大臣行轅驛遞成都，請川督專差送京，已得川督回電，於七月十二日收到，未知何日

專差前送，後因文報不通，未奉硃批。

西康山記

天下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算，此九州之山也，而西康之山不與焉；然康境之山亦多矣，終年積雪，人跡不能到者，山雖高而無名，統而名之曰雪山，無地無之，其人力所通之處，山上有道路，康人名之曰拉，無道路者名之曰熱，猶華人以山之有穴者名曰岫，出脊者名曰岡，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之類也。康爲川藏通衢，沿途大山，與四川交界者，曰：「折多山」，自此前進則有高日山，博浪工山，三壩山，大朔山，

寧靜山，昂地山，王卡山，恩達山，瓦合山，與西藏交界者，曰：「丹達山」，此數山者，盛夏之時，天陰則雪，秋冬及春，有大雪封山，不能行路，清時驛站摺報，亦有阻雪之日，此指大道而言也，小路之山，如甘孜赴德格之濯拉，德格赴昌都之熱壩，巴塘赴鹽井之覺隴，白玉赴德格之恩作，拉登科赴石渠之恩科，亦高而積雪者，此外尙多，不能歷數，惟皆登高一覽，衆山俱小矣！

西康河記

北條之水河爲總，南條之水江爲大，此夏禹所導之水也。西康之水，則爲禹迹所未經，地處高原，山多水少，水勢就下，從無汎

濫之患，打箭鑪之外，河口縣有鴉龍江，發源於青海，與德格土司屬地之雜渠卡，即今之石渠縣地方，乃數水相合，在石渠縣時，尙可蹇裳而涉，下流四五十里，有俄落野番之小水來合，可以乘桴，

至宣統元年，邊務大臣趙爾豐令康人造筏，載牛皮至甘孜，惟中有一二處尙須起載，流五百餘里至甘孜，此

不可涉也，光緒三十四年冬，有一兵乘馬涉河被淹斃。經瞻對，橋長十餘丈，宣統二年修鋼橋

下流千餘里，入四川之江，此一江也，巴塘有金沙江，發源於青海

，入石渠縣境，距鴉龍江只隔一山至登科府，不可涉，至德格之崗沱，宣統二年

，邊務大臣造有木船過渡，蓋德格赴昌都，必渡此江也，查登科至崗沱江中，大石已經派人炸裂，可行船也，有小水合之

，經三巖，過巴塘，巴塘西行，必過此江，有二處用木船渡，一名牛古渡，一名竹笆籠渡至得榮，繞

雲南境，折入四川敘州府，合川江，此二江也，察木多有瀾滄江，

明在察木多係兩水相合，流至鹽井，波濤洶湧，水勢急流，用皮船溜索渡江，下由雲南境入緬甸，此三江也。西康數千里，水之大者，惟此三江，其餘小河皆無名，如道塢河，裏塘河，江卡以西之磴達河，乍丫河，昌都以西之嘉裕橋河，康人皆稱曰楚。如巴塘小河則曰巴楚，此類不可勝記，惟瀾滄江之水入緬甸，其二江入於川江，今人於江，亦謂之河，故以河爲記。

按西康之水，余以鴉龍金沙瀾滄三江爲大，或曰：嘉裕橋一水，發源於藏，名哈喇烏蘇，蒙古語稱黑曰哈喇稱水曰烏蘇至雲南爲潞江，入

緬甸一大水也。烏得謂之小？余曰，所謂大者，以不能造木橋之故，哈喇烏蘇在嘉裕橋之間，番人尙能造木橋以濟人行，烏

得爲大？如鴉龍江之在河口，金沙江之在牛古渡，竹巴隴，瀾滄江之在鹽井能造木橋否？或曰不能。余曰：旣不能，則西康之水，仍以鴉龍，金沙，瀾滄爲大，哈喇烏蘇至雲南爲路江，大在雲南，不在西康，以西康論，故不謂之爲大。或曰：在嘉裕橋不大，流至康地之悶空，（地名）卽大於瀾滄也。君但知大道之嘉裕橋，而未至悶空一觀也！余曰：然則我未能親歷之過也。西康大水，實有四江。或又曰：波密，白馬崗投誠，亦在西康邦域之中，該處有岡布卽工布藏布河，發源於拉里，又有薄藏布河發源於春多山，在波密合流，經維瑜之西入狒瑜，卽羅喀占國歸緬甸，其源雖近，其流甚大，亦可謂大水。余曰：如君

所言，西康大水共五江，惜余未親見耳！記之以備考。

西康土地記

西康土地有二：一耕地，一牧地，番人稱耕地曰絨壩，稱牧地曰牛廠，耕地少而牧地多，皆爲土司呼圖克圖所有，并無買賣，而土司世代相承，如兄爲土司，而弟爲喇嘛，則土司有以地與喇嘛者。土司嫁女，有以地與女者，土司所用頭人，如有勤勞，有以地與頭人者。凡與人之土地，卽不徵糧賦，世代如斯，迄今而土司之地無幾矣。其向係荒地，百姓舊日開墾者，歸百姓世守，而納土司之糧賦焉。然頭人百姓，若有背叛故絕等事，土司得沒收其地，惟喇

嘛之地，永爲喇嘛寺受之。近年土司改流，其地概歸國有，土司自有之地，多者年產不過四五百石，牧牛馬不過數百頭，故免糧稅，其喇嘛頭人百姓，均照章上納，近數十年，頭人百姓之地，間有私相買賣者，然買賣規則，祇買數年或十年，十餘年仍還賣者，明正百姓

乍丫百姓均有此風並無永買之事，惟巴塘駐有漢人，塘兵開永賣之風，然賣

者不過數百畝，法國司鐸謂買有土司之地值銀數百兩，邊務大臣已與交涉，謂土司不能賣地，仍應納糧，屢經

邊務大臣趙爾豐出示嚴禁，仍不准買賣，且奏咨在案。趙爾豐嘗謂

黃帝之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夏時任土

作貢。則壤成賦。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以土地無買賣故也。所以蘇

允論田制，謂井田廢，田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但恐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廣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茲西康卽土廣人稀也。土地又無買賣，井田之制，真可以行，惟此時須扼定不准買賣土地之旨，以便推行，

近年出示
禁止買賣

土地，而外人在巴塘欲與民間私買皆禁之，美國醫士於巴塘修醫院，只准租荒地，外人請外務部來電均力拒之，有案可查，故西康改流，土地概歸國有；若自此製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則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其制可於西康見之。

按井田之制，自黃帝以至虞夏，歷代聖人經營，及周而制度始備，茲井田之廢久矣，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豈易爲哉？然在內地各行省，固不易爲，若西康可爲而不爲，未免令人遺憾！或者謂西康土地，非若內地之平原廣野，皆溪壑澗谷，山岳邱陵，井田何能規畫，不過徒有此說而已！而不知井田之法，非必平塞溪壑澗谷山岳邱陵而後可規畫也，就其土地之廣狹

而規畫之；如地有九百畝，以百畝爲公田，地有九十畝，以十畝爲公田，卽此類推，抑何不可之有；要視其規畫者之爲何如人耳！

西康礦產記

今之言礦產者，皆曰康藏之地，五金富饒，西陲地方廣大，不知指何處而言，若以西康論，五金固有，富饒則未也。查打箭鑪明正土司所屬之地，有燈盞窩金廠，三道橋金廠，又有秦凝金廠，皆沙金，統計每年收金課合銀不及萬兩，而商人之認課採辦，尙有虧折停辦者。其裏塘，毛丫亦屬沙金，宣統三年，始由公家征課，計

只值銀二三千金，瞻對收回，恐金課尙不及裏塘，毛丫，至德格之金，宣統元二年間，由官採辦，尙虧公款，以外則無金矣，光緒三十四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出重金延美國礦師劉軾輪四處查勘，均屬沙金，并無富饒金礦，其銀礦一項，惟雜瑜有之；前百年間，有人採辦，礦硎尙存，趙爾豐亦曾派人試驗焉。至於銅礦，宣統二年趙委張以誠在同普開辦，用款五六千金，所獲之銅，僅值數百金，鐵礦雖有，尙未試辦，錫礦則巴塘有之，或謂係鉛礦，土人取以爲彈，放槍擊糜鹿焉。西康數千里，五金礦產，實未多覩！然或礦人不良，亦未可知，姑如人意而言曰：五金富饒。

按西康地方，如鹽井及白玉之贈科有磺礦，察木多有煤礦，此

人所共知，又聞明正土司巴底巴旺，土司屬地皆有金礦，未知是否？錄之以備查考。

西康職官記

古者因事設官，各有其職，唐虞之時，羲和治歷象，以敬授人時爲職，伯禹宅百揆，以亮采惠疇爲職，棄爲后稷，職在播百穀，契作司徒，職在敷五教，皋陶作士，職在正五刑，垂作共工，益作虞，職在主工師，治山澤，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職在禮樂與言。至周而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分職，及秦罷侯置守，改作頗多；厥後歷代職官，或仍舊，或損益，要皆因

時制宜耳。清之各行省職官，因襲舊制，其無適所治者無論矣，治民之官，厥維州縣，而十餘州縣有一知府以監察之，恐知府耳目難周，又有廳以同知通判佐知府以監察州縣，然同通之官，已若贅疣，早有并官省職之議，惟邊遠省分，知府同知通判亦如州縣之官，各管地方而治民焉。數府之上，又有巡道一員，以監司府廳州縣，每省巡道三四五缺不等，惟一省之內，有按察使司一員管刑法，有布政使司一員管賦稅，又有巡撫一員，監督司道府廳州縣，或兩省三省，又有總督一員，監督文武各官，至於取士，另有學政使一員，不屬於總督巡撫。光緒之末，凡設有總督省分，裁去巡撫，原只巡撫者仍舊，并將學政使改爲提學使司，隸於督撫。宣統之初，改

按察使司爲提法司，改布政使司爲度支司，另設民政司，各分職任，西康地方，自光緒三十二年設邊務大臣，將康地經營，奏設府廳州縣，各管地面，又奏設收支局，學務局，康安道兼按察使銜，又有邊北道，然政府已有裁巡道之議，邊務大臣又非常設之官，而管理地方，規制已殊，辛亥宣統三年秋，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焘奏設西康省，請以原設之邊務大臣收支局，學務局，康安道，邊北道，更改名稱，以符行省之職官規制焉。

西康巡撫邊務大臣改。

西康度支司邊務收支局改。

西康提學司邊務學務局改。

西康提法司康安道改。

西康民政司邊北道改。

西康郡縣記

封建之制，及秦而廢，郡縣之制，自秦而興。歷代因襲，隨時宜也。自郡縣置，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西康鄙陋在夷，歷代但以羈縻之術，官其酋長，各管部落，土司則令其世襲，呼圖克圖則令其轉世，甚有不臣不叛之部落，而爲野人，已等於分裂土地，封建王侯，然卑弱者未見其忠，強大者實行其悖，煩兵征討，幾至於歲歲興師！光緒三十二年設邊

務大臣，乃思不容不有以制服之，於是次第改流郡縣其部落焉。

西康府廳州縣

巴安府 係巴塘土司地方，原設巴塘糧務一員，光緒三十一年改流征糧，三十三年奏設巴安縣，三十四年秋，邊務大臣會同川督奏

改爲巴安府。

鹽井縣 係巴塘土司地方，光緒三十一年改流征糧，三十四年秋奏設鹽井縣。

三壩廳 係巴塘土司裏塘土司交界地方，光緒三十一年改流，光緒三十四年秋奏設三壩廳，設通判，并分管毛丫曲登地方。

裏化廳 係裏塘土司地方，原設有裏塘糧務一員，光緒三十二年改流，光緒三十四年秋奏改名爲裏化廳，十二年改流，

并分管毛了，毛茂了，曲登，崇喜地方。

定鄉縣 係裏塘土司地方定，名鄉城，三，十三年經叛土司而獨立者。光緒三為十

定鄉縣

稻成縣 係裏塘土司地方，名稻壩，光緒三十二年改流

貢噶嶺縣 係裏塘土司地方，歸稻成縣屬，此處仍應改為貢嶺縣。

河口縣 係裏塘土司明正土司交界地方，光緒三十二年裏塘改流，三

康定府 係明正土司地方，原設有打箭鑪廳同知，并未征收糧稅，光

通土司之地。

康安道 光緒三十四年秋，奏設康安道一員，

登科府 係德格土司地方，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司，靈葱土司大臣奏設登

德化州係德格土司地方，經邊務大臣奏設，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經邊

石渠縣係德格土司地方，居德格之北，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經邊務大臣奏設石渠縣，居分管高日土司地方，其地與西甯連界。

同普縣係德格土司地方，居德格之西，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經邊務大臣奏設同普縣，宣統二年分，管察木多呼圖克圖及納，奪土

司之地。

白玉州係德格土司地方，宣統元年秋改流征糧，經邊務大臣奏設白玉州。

邊北道宣統元年秋奏設邊北道一員駐登科，管各府州縣。

按以上奏設府廳州縣，均各管地面，征收糧稅，於宣統三年春議准。惟地名間與原稱不同，應將巴安仍名巴塘，裏化仍名裏塘，定鄉仍名鄉城，稻成仍名稻壩，康定仍名打箭鑪，德化仍

名德格，使漢夷均知，交通乃便，打箭鑪仍應歸四川管理，

西康理事官

乍丫理事官係乍丫呼圖克圖地方，宣統三年春，邊務大臣奏設理事官，管理詞訟。

察木多理事官係察木多呼圖克圖地方，原設有察木多糧務一員，宣統三年春邊務大臣奏設理事官，管理詞訟。

以上奏設理事官，係未改流時之名稱，已奉旨允准。宣統三年秋，邊務大臣傅嵩焘以乍丫察木多改流征糧，應設郡縣，察木多仍應名爲昌都。

西康委員尙未定州縣名目。

得榮係巴塘土司地方，與雲南接壤，征收糧稅。邊務大臣擬定，奏設委員，征收糧稅。

江卡係康地，宣統二年賞與藏人者。宣統三年春奏設，經邊務大

貢覺係康地，清時賞與藏人者。宣統二年冬，經邊務大臣，收回時征糧，宣統三年春奏設委員。

桑昂係康地，清時賞與藏人者。宣統三年春奏設，經邊務大臣，收回；宣統二年征糧，宣統三年春奏設委員。

雜瑜係康地，清時賞與藏人者。宣統三年冬經邊務大臣，收回，宣統二年征糧，宣統三年奏設委員。

三巖係野番地方，宣統二年冬設委員。大臣征討投誠，宣統三年奏設委員。

甘孜係麻書孔撤兩土司地方，地名甘孜，宣統三年春經邊務大臣擬准改流，設委員征糧，兼管白利東科土司之地，分管德格倬倭

章土司之地。

章谷係章谷土司改流地方，光緒三十年四川奏設鑪霍屯者。宣統三年夏，邊務大臣咨川督，撥歸西康管理，名曰章谷委員，分管倬

野番土司上羅科。

道塢

係麻書孔撤土司地方，宣統三年奏設委員，兼管單東魚科土司之地，分管明正卓斯土司下羅科野番之地。

瞻對

係土司地方，清時賞與藏人者。宣統三年夏，四川總督邊務大臣收回，奏設委員。

鑪定橋

係咱里沈邊冷邊三土司地方，原設有鑪定橋巡檢，歸打箭鑪廳屬，宣統三年，經四川總督改流奏設委員。

以上未定郡縣各處，鑪定橋仍應劃歸四川管理。

按西康所設郡縣及未定郡縣者共二十七處，以貢噶嶺改爲縣，則二十八處矣。除打箭鑪鑪定橋應劃歸四川，計只二十六處，然尙有已經改流之土司，投誠之野人，收回之土地，應設郡縣之處：如靈葱土司之地，在登科，德格之間，應設一縣，毛丫土司之地，在裏塘，德格之間，裏塘距德格八九站，應於適中之贈科原係德格屬地設一縣，明正改流，應於打箭鑪河口適中之營官寨設

一縣，又於南邊之九龍設一縣。北邊之糯米章谷又名鹿麋章谷擇適中之地設一縣。卓斯土司改流，應設一縣，色達野番地方應設一縣，俄洛野番地方設一縣。又甘孜距石渠七八站，應於葛察寺設一縣，又巴塘距鹽井江卡約六七站，應於空子頂或蟒嶺設一縣。又江卡距桑昂雜瑜均八九站，應於適中之處設一縣。八宿呼圖克圖之地設一縣，又於賞藏收回之碩搬多設一縣，洛隆宗設一縣，邊壩設一縣，類伍齊設一縣。又宣統三年邊藏會師戡定之波密白馬崗，曾經駐藏大臣奏明，或由藏由康設官另議。查該處並非藏地，應由康設三縣，分管其地。又三十九族亦非藏地，距察木多近，應由康設兩縣，共計二十一縣，須急早經營，

其尤不可緩者，惟類碩洛邊及波密，白馬崗，三十九族等處，至改流之巴，底巴旺兩土司，應四川設官也。現在西康地廣人稀，設官之處，總期民足以養官，將來地闢民聚，再行推廣。

西康邊防記

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其時人皆大同，無分乎邊，亦無所謂防，炎帝慮民智之錮蔽也，列廛爲市，致民聚貨以爲交易；自是而民知交，知交則知爭，閱五百年而黃帝作，又慮民情之相爭也，畫野分疆，經土設井，使土地有畛域以杜其爭焉。然近聖人之居者，經聖人隨時拯弊，主威張而下亦安，民知禮義，遠者爲教化

所不及，民不知禮義，聖人故外而不故內之，於是有華夏蠻夷之分，歷三百年而虞舜作，且有蠻夷猾夏也，蠻夷卽邊也，以邊氓而亂內地也。三五以降，夏之吠夷，殷之鬼方，周之玁狁，秦之例奴，皆在邊之列；無代而不防，防而不足，以制服之，則征伐之使之內向，明訓誥，知禮義，變夷爲夏；故今之華夏大都古之蠻夷，如西康在未改流之先，蠻夷也。則康爲川之邊，旣建省之後，華夏也。則康亦自有邊，康之東南與川滇接壤，川滇不得爲康之邊，北有俄洛色達之野番，甫經投誠，野人又與甘肅，青海未改流之地毘連，甘青未改流之地，乃爲康之邊，康之西界西藏西南隅雜瑜之外界，野人野人與英屬地毗連。界西藏及野番之處，則爲康之邊，且爲西康要害之

邊，烏得而不防哉？烏得而不防哉？

西康戶口記

國之強弱，視乎民之多寡，蓋以國之與立者民也。西康人不解強弱之道，崇信佛教，人民大半爲喇嘛，不婚娶，而未爲喇嘛者，半皆弟兄共娶一妻，以致生齒不繁，地土雖有數千里，戶口不滿十萬家。近年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勸令百姓，凡有子嗣，不得仍沿舊俗，以多數爲喇嘛，已爲喇嘛而願還俗者聽之，弟兄多人者，須各娶一婦，若從此移風易俗，并由內地移民實之，戶口又可漸增矣。

西康設官記

· 軒轅氏以雲名官，金天氏以鳥名官，漢人官名，自古不同，如西康土司呼圖克圖之官，乃漢人稱康官之名也。土司雖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之分，而康人不知，統稱之曰：「人不齊」，乃尊大無比之意！而土司亦有屬官焉，爲總理者，曰：「囊資」。「言贊囊土司也。此外有名「鼓操」者，有名「業巴」者各四名，皆土司之內官，分管糧稅控訴等事，其管理地方之外官，或名「協廐」，或名「惡巴」，或名「墨巴」，或名「學巴」，各處不同，漢人統名之曰：「頭人」，康人則稱之曰：「本本」，卽官也。康人稱漢官亦曰：「剖本」，至呼圖克圖，康人稱之曰：「佛都督」，亦曰：「人不齊」，呼圖克圖所屬之官，爲總理者，曰：「倉儲巴」，其餘之官與土司

所屬之官大同小異。又有呼圖克圖，臨事時，派往他處辦事之官，與以全權者，名曰：「替身。」言替呼圖克圖之身也。其各官職在康人自有尊卑大小之別，然未詳記之，而康官之名稱亦不止此。近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將土司改漢官，頭人名稱，皆改爲保正村長矣！

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之職，歷代以之隸兵部，承襲之時，由兵部發給號紙，土司有不職，督撫例得題參之。至改歸漢官，土千總，改千總職。土把總，改把總職，以此推之；則宣慰司秩視副將矣。至於藏中除達賴以下，則有噶龍四名，總理事務之處，名曰：「商上」，以下則名：「戴琿」「戴本」「子仲」，其繙譯之官，則名中譯，各有品級，僧官亦有堪布名

目，其番官之妻，如土司妻，則稱曰：「子莫姑學」，頭人之妻，則稱曰：「姜姑學」，亦有以姑學名土司者，惟姑學上加稱之字不同耳！

按西藏職官，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傅康安等摺奏，籌議選用職官章程，噶布倫缺出，噶布倫卽噶龍。於戴琿帶兵官有戴琿甲，琿定，琿四等，及

商卓特巴仔琿內揀選，戴琿缺出，先儘如琿選用，如不得其人，於邊缺營官揀選，由駐藏大臣同會達賴喇嘛擬定正陪，奏請補用，其理財之商上，主庫之孜琿商卓特巴缺出，以管口糧之業爾倉，管刑名之協爾幫噶廈大中譯及濟仲喇嘛升補，其業爾倉，協爾幫兩項缺出，以分管前藏地方之希約第巴，耶仔轄第

巴，管馬廠之達本升補，希約第巴等缺出，以大缺邊缺營官調補，及噶廈卓尼爾升補，業爾倉希約第巴內有喇嘛者，亦准以喇嘛補用。大中譯以小中譯噶廈卓尼爾升補。大缺營官缺出，以小缺營官調補，及小中譯補放，官兵甲琫亦准調補邊營官，惟小缺營官准於東科爾及喇嘛內揀用，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挑選給發清漢藏康字印照爲據。至班禪所用管事皆係喇嘛，向無等級，嗣後商卓特巴缺出，以濟仲即子仲升補，森琫缺出，以傳事卓尼爾升補，由駐藏大臣會同班禪補放給照，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與駐藏大臣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皆爲屬員。

康人刑法記

康人之刑極殘酷，罰金，鞭笞，禁錮，剜目，割鼻，剝手，刖足，投河，剝皮，惟無大辟耳。其捕擒賊盜，仍有槍斃斬首碎屍之事，其刑皆由土司，呼圖克圖，鐵棒頭人任意爲之，刑具有皮鞭，黑屋，鐵鐐，鐵鍊，鐵刀等項，自光緒三十二年，改流之處，均經邊務大臣趙爾豐示諭；凡有事故，必控訴地方官審理擬罪稟辦，酷刑乃免。

按碎屍非康人之刑，凡人死大半將屍碎而喂鳥，故不以爲刑也

西康百穀記

上古無穀之名，人皆茹毛飲血，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以

爲養生，庖羲氏教民佃漁畜牧，爲食肉計也，穀何有焉！後千餘年，而神農氏初藝五穀，又千年而有虞始命棄爲后稷，播百穀，諸夏百穀之所由來，已四千餘年矣：西康近在川邊，如氏打箭鑪之外，

距高陽氏故里之若水，

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即瀘水，今之打箭鑪只五日程，顯頊高陽氏乃昌意

之子

夏后氏故里之石紐

禹生於石紐，即汝川郡之廣柔縣，今汝川縣

，均不過數百里，而康

人不效法耕稼之事，榛狉自封，只知畜牧！迄今牧者多，耕者少，

而所種之穀不過菽麥與豆，其山高水冷不產百穀之處無論矣！而能

產之處，如巴塘，雜瑜產稻，穀種之者亦鮮，耒耜仍如神農之法，

斲木揉木爲之，犁則二牛一具，具不繫於牛項而繫於牛角，又不糞

。其土，不辨駢剛赤緹之地焉。知羊糞牛糞之宜？近年邊務大臣趙

爾豐征討巡閱之地，徧告以耕稼須用糞，康人始尙嗤爲污穢，諭以化腐朽爲神奇，乃間有用糞者，趙並於內地購五穀子種分給民間，令兵士教之種焉。光緒三十二年，巴塘墾地種稻梁甚佳，惜民間不學種，故漢人之迂腐者亦曰：康地五穀不生，不知不生者乃寒冷之地，豈以和暖之地一概而論哉？惜無播百穀之后稷以教民耳！

康人所種之穀如左

稻穀

巴塘得榮桑昂雜瑜有種者。

包穀

又名玉麥，定鄉稻成貢噶嶺鹽井河口巴塘均種。

粟穀

又名小米，定鄉巴塘均種。

麥河口裏塘稻成定鄉巴塘鹽井乍丫道塢均種，其名有小麥大麥南麥燕麥之分。

青稞亦麥類，番地皆種。

菽巴塘鹽井定鄉稻成均種，有甜苦兩種。

豌豆巴塘鹽井稻成定鄉德格甘孜道塢裏塘均種。

蠶豆巴塘瞻對均種。

按康人所種之穀不及十類，以青稞爲大宗，各處均種，其餘有種不種之處，然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康人不食菜，故不學爲圃，雖河口，道塢，甘孜，巴塘，乍丫有種菜者，皆駐台漢塘兵所爲，無塘兵之處仍無菜，宣統二年，邊務大臣趙爾豐由川購菜種分發各屬，令其試種，并通令各屬勸民種黃豆以作

菜焉。然考之爾雅，翼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蔬果之屬助穀，各二十種，凡百穀，是菜亦在穀之內，茲將康地所產之蔬名並載：

葵巴塘產

韭巴塘產

藿巴塘產

薤巴塘產

葱巴塘產

以上名五菜，靈樞經云，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

菜有青菜白菜巴塘產

莧巴塘產

麻九穀之內有麻巴塘屬地產，

菹一名蒞菹，又名蘿蔔，即蘆菹也，巴塘江卡產，

瓜六穀內有瓜，然有王瓜苦瓜，
南瓜西瓜巴塘河口產，

芋洋芋，巴塘道塢產

茄巴塘產

芥登科巴塘產，乃野芥。

萎巴塘產，

菌石渠巴塘產

蒜三巖巴塘產

按百穀有蔬果，考前漢食貨志註，應邵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蔬」一則西康之果名又可并記，

梨巴塘鹽井產，

桃巴塘鹽井產，

杏巴塘產，

棗西藏產，

柑巴塘產，

榴巴塘得榮產，

柿小者巴塘產，
大者西甯產，

胡桃巴塘得榮產，
卽核也，鹽井產，

葡萄巴塘產，

櫻桃巴塘產，

西康糧稅記

西康糧稅，土司呼圖克圖並無定章征收，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種一斗，年出產十餘斗者，征糧數升，若土司呼圖克圖之公地有與百姓之地相連者，則免百姓耕地之糧，令百姓備子種代耕公地，秋收時土司呼圖克圖但收公地所產之糧，其徵糧固輕，而徵銀則較糧重一二倍，每年徵糧之外，若有婚嫁兵事，則另派百姓納銀，一年數事則派數次，一二年無事則以三年朝貢之事派之，而徵糧係頭人經手，土司徵糧一斗，頭人加徵一升，或半升不等，於牧場則

徵馬牛羊或牛羊肉或酥油，其派銀仍與耕地者同，自光緒三十一年間，裏巴兩塘改流，另訂糧賦章程，徵糧雖較從前加重，雜派毫無，百姓聞風，咸怨土司呼圖克圖苛虐，極願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於土司呼圖克圖及頭人等，若輩故阻撓耳。茲將改流後，邊務大臣趙爾豐奏明征收糧稅章程，另行摘錄，以備參考賦則之輕重。

一、改流之後，地分三等，上等地下種一斗，每年出產十餘斗，征糧一斗二升。中等地下種一斗，征糧一斗，下等地下種一斗，征糧八升。

二、種地之人無論喇嘛頭人百姓一律照章納糧。

三、每遇有旱災水災霜災，由地方官勘明按畝減征，或全免，

倘收成毫無，分別貧富，按丁口賑濟。

四、納糧之後，凡從前所有上納馬牛羊與皮肉酥油及有事時所派之銀，三年朝貢，所派之銀一并裁革。

五、征收糧稅不准官及保正人等浮收分釐。

六、耕地納糧草場納稅。

七、凡養馬牛羊之家，馬牛每支年納稅銀捌分，羊十支年納銀捌分。

八、每戶所養馬牛羊，除馬二支牛十支羊十支免稅。

九、馬牛羊合計不及牛十三支者免稅。馬一匹合牛一頭，羊十隻合牛一頭，

十、馬牛羊不及二歲者免稅。

十一、馬牛羊宰殺倒斃者，隨時報保正轉報免稅。

十二、馬牛羊出賣，賣者免稅，買者納稅。

再各處地土不同不易之地，一年種兩季者，納糧兩季，種一季者，納糧一季，其不能歲歲耕種而二歲一種者，爲一易之地。三歲一種者，爲再易之地。均於種歲納，不種之歲免議。

西康差徭記

差徭之重，莫過於土司呼圖克圖，凡所屬百姓，除上納糧稅外，有馬差牛差步差之分，無論遠近，百姓皆自備口糧牛馬輪流赴土司呼圖克圖處聽差，其土司呼圖克圖及大小頭人土兵等，有事出外

或游玩，均用支差牛馬，所有自養牛馬羊並令百姓輪流供給草料，而所用柴水修造房屋，無一不由百姓自備口糧工作，其事稍不遂意，責罰隨之，貧苦百姓壯者當差，老弱乞食而餉之，兇年亦無賑濟之事，轉於溝壑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凡幾！近年來邊務大臣趙爾豐每至一處，傳集康人數十數百詳細詢問，凡未改流之處，百姓無不怨嘆嗟憤，懇請改流！一經改流，卽出示曉諭照章上糧納稅，差徭概免，如用烏拉悉照章價僱，不准有支差名目，卽官署軍營用馬夫火夫及修造之事，必按日議定工貲口食僱用，西康之差徭於是乎免。

按西康改流，惟德格土司自願請改，其餘皆百姓願改，而土司呼圖克圖頭人喇嘛等，不願何也？土司呼圖克圖改流之後，無

糧稅徵收也，頭人喇嘛向不納糧稅，今則上納也，烏得而願？然欲國利民福，遑能瞻徇少數之土司呼圖克圖頭人喇嘛哉？

西康鹽稅茶釐記

鹽茶兩宗，人之日用所必需，西康產鹽地方以鹽井縣爲最，其鹽產瀾滄江之兩岸，水由巖穴而出，江東之鹽，其井深數尺或丈餘，康人掘井負木桶入井取水，江西之鹽其井深二三尺，鹽水半皆溫泉，亦以木桶負水，不用火熬，但於兩山架木如樓，樓上築坭格成土箱，寬長均只七八尺或丈餘不等，俟坭乾可以行人，將所負鹽水注於其內，風以動之，日以暄之，一日卽乾成粒，用帚掃之，每一

土箱得鹽五六斤，惟江水泛漲，鹽井淹沒，天雨連綿，則不能晒，每年只出鹽二萬馱上下之譜，銷售邊地及雲南維西麗江一帶，光緒三十一年冬，設局征釐，每馱收銀四錢八分，至今六年，每年只征銀六七千八九千金，及萬金者僅一年耳，若茶則康地不產，係由四川打箭鑪所購，征稅必礙川茶銷路，宣統元年，德格改流，登科石渠兩屬與西甯毘連，由康地運茶往西甯者，德格頭人向於渡金沙江時而收其釐，改流之後，仍如舊歸官收，年收釐銀不及千金，均經邊務大臣趙爾豐奏報有案，若爲川茶銷路計，此項茶釐仍應裁革，然以今日西康所收論，一曰鹽稅，一曰茶釐。

按西康地方甫經開辦，正提倡商務之時；若關有徵，市有租，

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商賈裹足不前矣！故一切貨物，概不徵收釐稅，惟鹽乃康地所產，銷滇者多，故收稅，而收且從輕，若茶釐裁革，川康劃界定後，應明訂章程，於打箭鑪設局，出關之貨歸川征收，入關之貨，歸康征收，而釐稅之則，均宜從輕，乃能提倡西康商務也。

西康兵事記

三皇之世，無爲而治，五帝之時，兵由是興，自神農伐補遂而後，蚩尤以金作五兵，曰弓，曰矢，曰矛，曰戈，曰戟，有兵也，而兵事卽有黃帝阪泉之戰，迄唐堯則征驩兜，虞舜則征有苗，夏禹則征

共工，夏啓則征有扈，仲康則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征畎夷，降及商周，干戈擾攘，無代無之，然第以器言兵，非以人言兵，自秦漢而後，以執兵之人爲兵，凡征戰之事，可統名之曰：兵事，西康地方，前之兵事，故牘可稽！清之光緒三十年以來，康人自相爭鬪角逐者無論矣；而川兵往征之事，三十一年征泰凝，征巴塘，尙無很戰，三十二年征鄉城，征稻壩，則戰數月而克，爲漢康最大之烈戰，旋征臘翁寺，則一戰而勝，三十四年征德格之贈科，宣統元年征石渠，戰於麻木，戰於卡納，亦一戰而勝，至討江卡，桑昂，類五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康人皆望風頽靡！宣統二年討三巖，五路進兵，僅四路攻戰，而一旬卽搗巢穴，宣統三年討得榮，收

瞻對，不戰而勝人之兵也，續討魚科，迎刃而解，邊藏會計波密，邊兵戰則必勝，亦不日敕平，未嘗老師糜餉；說者曰：器械之利，士卒之強，以此禦敵，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區區康人，劣弱之兵，朽鈍之械，何足言哉？是說也。亦知己知彼之言也，而知己知彼之事尙不只此，若徒恃己之強，輕人之弱，趾高氣揚，既失律而寡謀，又無備而少算，小羅之楚子，卑株之魯侯，能不爲前車之鑒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術之要也。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用兵之事，更有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道，康人雖曰悍蠢，而好生惡死之心，好善惡惡之情，與人無異，以其困於

司呼圖克圖之虐政久矣！自光緒三十二年，鄉城戰後，軍威大振，而裏巴改流，暴斂橫征，一律裁革；康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風聲傳播，萬衆歸心，欲脫土司呼圖克圖及頭人等之壓制，私懇邊務大臣趙爾豐改流其地，而迫於土司呼圖克圖之威勢，當其召集抵禦，又不能不陽奉陰違；迨漢兵入境，雖未嘗倒戈攻後，而棄甲曳兵，壺漿箪食者已有多數矣！土司頭人，但以少數之螳臂而當轍，不能以首爭首，以力搏力，或逡巡而逃遁，或俯帖而投降，又得執政者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胆，施厚德，優以待之，康人焉有不服？尙欲逆執事之顏行者哉？近年用兵，所向成功者，職是之故也！恃力者亡，恃德者昌，兵事之道，固有不戰者在歟？

雇用烏拉

烏拉者，乃康人支差之名。人曰：「烏拉娃」，馬曰：「烏拉馬」，牛則專名曰：「烏拉」，行軍西康，自打箭鑪出關起，搬運輜重，不能雇夫，概雇馱牛，又無轎夫，均雇騎馬，每牛一頭，能馱一百二十觔，無論雇用數十數百，皆土司代雇，土司改流，由官代雇，凡牛馬一支，每站腳價銀一錢六分，在途倒斃，由雇者照章賠償，西康各處皆然，此宣統三年七月邊務大臣傅嵩焘新訂章程，分咨川藏有案，然但以運公物而言，運私貨不在此例，

雇用通事

通事卽舌人之稱，軍行關外，漢兵與康人語文不通，交涉不便，惟打箭鑪有能通漢康語言之人，雇之以爲通事；凡有兵數十人，卽雇通事一名，月給口食銀三四兩不等，如通事能兼通藏文者，每月口食加一二倍，隨軍出關，惟此等人舞弊者多，宜防之！從前出關通事，無不需索康人，如邊務大臣趙爾豐所用札通事，在德格需索土司喇嘛銀數千兩之多，又在貢覺將償還康人牛馬數百支，私行提留變價。宣統三年事發覺，得實據，趙乃誅之！其他通事之舞弊者，不可勝記。

運帳房糧米

西康道上無旅店，康人房舍亦少。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創修打箭鑪至巴塘旅店，每處只房舍一座，但能容數十人，軍行前往須帳房，而糧米一項，亦由打箭鑪裹運前進，關外無飯店，亦無米，雖有小麥，大麥，青稞，包谷，菽子，豌豆，各雜糧，必到設官處方能購買，故凡出鑪關，番地寒冷，帳房被褥，固宜隨帶，鍋碗米麵，均應攜行也。

包裹軍需

出關軍火子彈，裝箱之外，應加包牛皮，而軍米軍裝及其他各項軍需，無一不以牛皮包裹者！蓋以烏拉馱運，沿途擁擠狂奔，互

土相衝撞，或墜於地，或碰於石，或掛於木，容易損壞木箱，故加牛皮包裹。

裹帶藥品

康地無藥餌，雖用藥品，其名目與漢人不同，不達彼之藥性，故不敢嘗！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由內地購藥出關，設有官藥局，而藥品不齊，行軍時仍宜裹帶。

裹帶食物

康人向食糌粑，即青稞炒麵酥油，牛乳造者牛羊肉，不食菜，漢兵出關

，如米，糧，猪肉，猪油，鹽菜，等項，均宜裹帶，向來番地漢兵，間亦養猪，但瘦小耳。

多製棉衣

西康地方，天氣寒冷，崇山峻嶺，週年積雪，惟河口，道塢，巴塘，得榮等處，有可服單衣之時，其餘各處服夾衣之時少，服棉衣之時多，軍行宜多製棉衣。

紙札筆墨

康地無漢人紙札筆墨，雖有白紙，物劣價昂，軍書緊要，宜多購紙札筆墨攜行。

工匠器具

軍中工匠應用器具，宜自內地多購攜行，番地無器具可購，需用時不能覓也。

木碗竹箸

關外行軍，以烏拉馱運器具，易於損壞，故不用磁碗，而用木碗；康人以樺木葡萄根爲之，內包以銀也。康地無竹，康人食糝粩，係熬茶而和以酥油，將木碗盛糝粩，灌以茶，用手團而食之，故不用箸，亦無箸賣，漢兵出關，宜多購箸攜往。

鞍韉籠韉

軍官僱用騎馬，須自備鞍韉籠韁，康人只馬而已！且認僱騎馬之人，不隨馬行，必俟到應換烏拉之處，乃自來清查牛馬，其鞍韉籠韁仍歸乘馬人收存，換馬復用。

採買軍糧

出關軍人，初時食糶粃雜糧，每患腹疾，故由內地購米運往兼食，其米皆由清溪，天全，蘆山，雅州，名山，洪，雅各州縣採買，但須與打箭鑪清溪商人包買，由商人赴各處隨買隨運，至打箭鑪上納，其價雖昂，較之公家派人採買之價廉也，每米二斗，商人出麻布口袋一條裝盛，由公家僱，康人加包牛皮，每米一包，縫工皮

價計銀二三錢不等，包縫後於縫孔處以牛血調石灰塗之，免雨水浸濕霉壞，至糶粃麥麵及馬料等項，向各處地方官採買，有一定價值，較民間價廉。

轉運軍糧

軍米既由商人買至打箭鑪上納，而公家加包牛皮，轉運出關，由官令保正催僱烏拉，照章按站發給腳價，令其輸送至設有地方官之處點交，若地方安靖，可不派兵護送，有戰事處所，酌量用兵解運，以免失事，各處均有地方官轉運，較兵站便利多多，將兵站之兵調赴前敵，則用兵少而需糧亦少，捐費捐款矣。其出關之兵，共

計若干名，除就地採買糶糶麥麵兼食外，每人每月應給米若干，通盤籌畫，按數輸運，糜費捐而軍食亦不致缺乏，至地方官所賣官糧，青稞麥子每斗價銀六錢四分，能磨麵二十三斤，每兵一名，除食軍米外，應買若干麥，亦宜核定，以免多買，轉賣漁利。

關外軍裝

關外天寒風冷，軍士宜用頭巾，乃可衛生，雨具一項，若油布雨衣帽，風吹即碎，須用呢，或康人所織氈衣及氈衣方耐久，若行雪地，須戴墨色眼鏡，以免眼光傷損疼痛，歷年軍士受此病者不少。

行雪地忌烤火

軍人經過雪地，兩足冷凍，到站後往往以火烤之，足起泡潰爛，或裂足，或墮指，慘狀難言，歷年出關軍士，凡墮指者，康醫咸謂烤火過度所致，宜忌之。

皮船溜索渡江

西康江河耽延行軍，如河口之鴉龍江牛古渡，竹巴隴之金沙江，德格崗沱之金沙江，尚有木船過渡，其餘各處，或用康人所製牛皮船，每載只四五人，不能多載，又有皮船俱無，康人用溜索兩條

，東於江岸，由東渡西之索，東岸高，西岸低，由西渡東之索，西岸高，東岸低，索上穿一木筒，筒上繫一索，垂一尺許，繫一橫木，人坐於木，手抱木筒溜而過之，所以過渡之處，軍行遲緩。

康人戰策

深林埋伏

西康地方，童山固多，而茂林亦廣，兩山排列，一澗中流，古樹森森，參天蔽日，康人埋伏其間，官兵經過，寇從林內施槍，但聞槍聲，見槍烟，受槍子，而不見舉槍之人，寇能擊兵，兵不能擊寇，宣統二年冬，官兵由貢覺進攻上三巖，將至下如，即遇埋伏從

兩山林木中夾攻，官兵傷亡數名，而進退維谷，始用火焚林，幸左山林木，雜有荆棘，焚之卽火焰燭天，煙光照地，寇竄去，而右山皆大木不能火，官兵拚死仰攻入山，寇乃且戰且退，官兵輜重乘時急趨三十里，至下如，乃無大損。

夾谷包圍

康地夾谷最多，谷道修短數里數十里不等，兵行其間，康人則四面包圍，槍石并擊，若林木茂密，且用火焚燒，軍行此地，亟宜留意。

高坡滾石

蠻荒多崇山峻嶺，番人於山嶺上壘石，俟官兵登至半山，或經過山下，則滾石如巖崩而墜，兵無可避之處，惟有待斃，光緒三十一年春，駐藏幫辦大成臣鳳全，在巴塘鸚哥嘴即遇滾石。

窄路刦糧

關外輸運軍糧，概用烏拉，山間道路窄狹異常，糧運經行，康人於巖穴間能藏身之處，用槍猛攻，烏拉驚逸，擁擠墜巖，則糧餉全被刦矣，雖曠野間亦有刦糧之時，究竟不能全刦，如宣統二年冬，西軍左營在中三巖被刦輜重，不過十分之三而已。

暗火焚寨

康人房屋，或築土牆，或砌石牆，高二三層，下層爲牛馬廄，上兩層住人，大院者名爲寨，兵入敵境，夜宿帳房，屢被寇撲，故每日攻戰，必奪一二寨而紮營，寨中柴草俱全，防範稍便，乃康人於柴草中伏暗火，大風一起，柴寨俱焚，兵縱逃脫，焦頭爛額矣。

黑夜撲營

關外行軍，夜間住宿，張模紮營，康人或乘晚膳時，夜眠時黎明時，潛來攻撲；光緒三十一年冬，官兵進攻鄉城，至波密地方，卽被康人於夜眠時撲營，兵士傷亡十餘名，宣統元年夏，官兵進攻雜渠卡，康人於黎明時撲營，兵士傷亡數名，土兵傷亡二十餘名，

幸兵有防備，散隊擊之，斃寇百餘名，寇乃潰。

阻擋關隘

康地雄關險隘，一夫當關，千軍難進，軍行至此，若難以礮轟擊，須覓嚮導，尋路繞越。

折燬橋梁

康地橋梁，或長數丈十餘丈，概用木駕，遇有兵事，則將橋梁焚燬，使兵不能過河。

掘斷險路

半山橫路，既長且險，康人阻兵，每將險路掘斷，或數十丈，或一二里，軍行至此，困難異常。

據守堅礮

康人住房，其牆堅厚，非土卽石，名曰「礮房」，高二三丈，房頂平，築土，無瓦無草，或一村數戶數十戶不等，堅厚之牆，礮彈難擊，康人據礮而守，光緒三十二年鄉城桑披嶺寺卽係礮房，兼有圍牆者，官兵攻半年乃克。

攻險

山徑之間，峯巒層疊，迂迴曲折，道路崎嶇，突有卷阿，草木

蒙龍，康人持矛鋌白刃於其中，兵至則出而扼險相薄，兵卒不能並進，首尾不能相顧，槍礮難施，番人卽於險處獲勝。

詐降

康人狡展，官兵入境，率衆來降，窺其兵單，卽羣起而攻，光緒三十二年春，官兵經過稻壩，康人來降，俟官兵入寨，乃圍困之，一月之久，援兵到，始解圍。

康人軍械

大礮

大礮每支重三四十觔五六十觔不等，有銅鑄者，有鐵鑄者，長

三四尺，能容火藥十餘兩，鉛彈三四十兩。

土槍

槍以熟鐵造成，子藥均由前膛裝入，卽內地鳥槍之類，其槍托上有無飾者，有飾以金銀珠玉者，木托之首，用山羊角二支，長尺餘，錠於托上爲叉，能伸能屈，放槍時，以叉支地，取槍不搖動而命中，鉛彈以鉛鑄之，乃圓形。

快鎗

快鎗有獨子五子七子九子三子等項，亦有由西甯購來俄國快鎗

戈矛

戈矛皆用木柄，纏有鐵絲，其長不過一丈。

鋼刀

鋼刀長二三尺，寬一二寸，或以鐵爲鞘，或以皮爲鞘，鞘上間有飾以金銀珠玉者，刀鋒甚利，雖快槍亦能砍斷，光緒三十二年，攻克鄉城，官兵搜山，於巖穴中遇一康匪用刀砍之，兵以九子快鎗架格，被刀砍斷。

弓矢

康人所造弓矢與內地同，宣統元年，官兵於雜渠卡遇康人用之

鐵盔

冑也

康人所造頭盔與漢人同，光緒三十二年攻鄉城所獲甚多。

鐵鎧

甲也

鐵鎧或以鐵製造成片，每片大如手指，片上鑿孔，以皮線結成甲，又有以鐵絲結成者，其兩手股亦以鐵造成筒而帶之，宣統二年攻三巖，獲有多具。

康人將士

將官

康人無知兵之將，用兵時係以大頭人爲帶兵官。

騎兵

康地之人大半牧馬，故皆善騎，臨用兵時，凡有馬之家，卽派爲騎兵，充馬隊。

步兵

康人無操練之兵，平時打獵者多，故能放鎗命中，臨用兵時，按戶抽丁，凡十六歲以外五十歲以內，均令其當兵。

按康人戰策，惟佔地利，設詐降，人皆曰技止此耳，况器械不利

，士卒不練，何所恃而跳梁哉，不過曰愚而已矣，然亦未可以愚而忽之也，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設險亦守國之一端，光緒三十年，英兵進西藏，死千餘乃入其境，三十二年川兵攻鄉城，圍半年始掃其穴，鄉城以後，或戰則必勝，或不戰而亦屈康人之兵者，皆以久居康地，洞悉番情之故。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故將康人戰鬥之策之器之兵大略錄之，以俟用兵者知之耳，行役番地，尚慎旃哉。

西康正朔記

西康正朔，每年由川省建昌道將華用陰歷頒發打箭鑪，裏塘，

巴塘，察木多各糧員，轉發土司領用，惟土司不識漢文，故不適於用，仍習用康歷，其康歷與華人陰歷微有不同，華歷遇閏之年，康歷不閏，華歷不閏之年，康歷遇閏，而月建之大小亦不符，然尙間有元旦與華歷相合者。惟三巖一區，與諸康之正朔又異，彼之正月有爲華歷康歷之五六月者，至於康人甲子，亦以十幹十二枝所屬爲定，如庚戌則曰鐵狗，辛亥則曰鐵豬，餘皆倣此，宣統二三年間，邊務大臣趙爾豐，始由內地刷印正朔表，漢康文字俱全，發給土司頭目，人皆爭用之，西康正朔，乃與內地陰歷同。

西康度量衡記

西康度量衡，各土司呼圖克圖野番自爲製造，彼此不相同，各村
村落亦不一，丈尺一端，康人工匠商賈俱無之，修造房屋，概築土
牆，所用木料，但相其高下長短，斷而用之，結構處並不鑿孔，又
不用桌椅檯，其土司寨喇嘛寺皆雇漢人工匠建造，於是番人亦間有
學之者，然僅學其粗，而不學其精，并不講求度法，商人買賣，如
氍毹之類，則以兩手左右伸而度之，呢絨布疋，以方爲計，亦不用
度，至於升斗，康人無升有斗，斗稱爲尅，無論什百仟萬，皆以尅
爲數，又有批，或二十批爲一尅，或三十批四十批爲一尅，各處不
同，而稱批尅之名亦異，若秤與稱，康人無秤有稱，稱名架碼，大
小不等，或康稱一觔爲漢稱二三觔，或康稱一觔爲漢稱十兩，如乍
了是

又有戥，作等名曰索拉，所衡輕重，與漢人不同，若衡金銀，康人則以三錢二分一元之盧比相衡，盧比有鑄成半元者，重一錢六分，又有八分一起，康人皆以之爲秤碼焉。宣統元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始由川省購工部尺，由打箭鑪造升斗，每斗盛米三十觔重，并購製庫平稱運出關外，發給各屬，令民間照製使用，其長短多寡輕重，乃統西康之度量衡而爲一。

西康園法記

黃帝制國用，以金刀泉布帛爲五幣，至周成王作九府園法，冶銅爲錢，萬民利用，而西康人，向用金銀，不用銅，故無園法，何

以見之，考土司歷代相傳，皆崇信佛教，家中設一淨室，鑄畫佛像而供之，延喇嘛朝夕誦梵經，名曰經堂，每歲除夕，凡所食之酥酪糝粃茶葉牛羊肉，及所用之金銀，無不取而供佛，儲於經堂，永不取用，茲查前代所儲，或金條金粒，或塊銀碎銀，清之乾隆年間，藏中所鑄銀圓，每圓重一錢者亦有之，迄光緒年間，始儲英國銀圓，即印度盧比，每圓重三錢二分，圓之陽面鑄英皇像，陰面鑄花紋，而每圓三錢二分，作為四錢行使，康人亦樂用之者，蓋以康地無劃一之權衡，行使銀塊，輕重之間，嘗有爭執，用盧比而輕重定矣，故樂用之。光緒三十年，川督錫良奏明仿鑄印度盧比，同其形式輕重，而陽面鑄中皇像，每圓作三錢五分行使，康人始而爭用，惟

康地中貨少而外貨多，以川鑄盧比購貨，外人不用，即用每圓只作二錢八分或三錢不等，印度盧比仍作四錢，於是販川茶之商，用四川盧比，販印貨之商，用印度盧比，康地之裏塘，察木多一帶，川圓多而印圓少，藏地之拉薩，噶達一帶，川圓少而印圓多，駐藏兵餉，皆由康商在打箭鑪領川圓購茶，回藏兌餉，官兵用餉，迫不及待，任之利息，而三錢五分之圓，又作爲二錢八分，受虧不少。宣統元年，駐藏大臣聯豫，邊務大臣趙爾豐文電交咨，四川總督趙爾巽請照本位三錢二分行使，乃除去四川藩司及造幣廠之弊焉，趙爾豐即出示曉諭，自宣統二年正月，一體照三錢二通用，并奏明由川鼓鑄當十銅圓一千萬圓，運往康地，與盧比相輔而行，每一銀圓三

錢二分，合當十銅圓四十四圓，上納糧稅，一律使用，并由打箭鑪購銅錢一千釧運巴塘行用，自是而西庫之圓法，始與川同。

按西康建省自此可用七錢二分銀圓，將盧比收運西藏行使，則中國各省幣制圓法，均畫一也。

西康文學記

西康人以佛教爲文學，學佛教者，稱爲喇嘛，卽華人稱和尚者也，各處建寺院多至數千人，少亦數百數十。專講佛經，不婚娶，好慈悲，信誼盟，重鬼神，凡人有子五人者，則以三人學佛，有子二人者，則以一人學佛，甚至有一子而亦學佛者，概習藏文，與華洋文字均不同，繕寫之法，由左行右，以煙爲墨，以竹木削錐爲筆

，其字母音韻與華文同，因華文字母亦釋神琪所傳也。惟華文音韻，如字彙所載，係三十二字，中有兩句係五言，藏文全係四言，故只三十字，而華文三十二字，大半有音無字，假借亦多，藏文皆有音有字，亦無假借，其傳世之書，佛經之外，醫卜星相及記爭歌唱等書皆有之，惟與華人文字不同，語言亦異，語文不相通，政治故隔閡，所以難於用夏變夷也。光緒三十二年設邊務大臣，趙爾豐以裏塘，巴塘之改流也，文告宣佈，必用繙譯，語言諮詢，必用舌人，繙譯舌人不良，行政大有窒礙，故於光緒三十三年春，奏撥經費，委吳嘉謨充學務總辦，聘川中文士張卜狃等出關設學堂，擇康人年幼子女，教以漢語漢文，說禮樂而敦詩書，初於巴塘，裏塘，河

口，鹽井，定鄉，稻城，貢噶嶺興辦，宣統二年推廣於江卡，乍了，察木多，德格，白玉，宣統三年，三巖，貢覺，甘孜，絨壩擦，登科，均設學校焉，甫屆三年，巴塘之男女學生，已能作數百言文字，關棒狃而開文化，吾道其以西乎。

康人衣冠記

上古衣鳥獸之皮，自皇帝作冕旒，正衣裳，其元妃嫫祖教民育蠶，而胡曹作衣，此中華衣服之所由始。西康人，不事桑麻，衣服以牛羊毛爲之，其毛紡織如布，或寬六七寸八九寸不等，名曰氍，牛毛織者黑色，羊毛織者白色，卽以氍縫衣，喇嘛之衣尙赤色，則

以茜草染白氈爲赤，餘皆服黑白兩色，其貧者及野人無氈，但服牛羊皮，而富者購藏中所織之氈氍，或印度之呢絨，並內地之綢緞洋布，而作衣服，衣之形式，與內地僧人衣服同，衣袖長大，服衣而束以帶，凡一切應用之物，皆環納於懷背之間焉，若大袴小袴，康人無之，惟婦女間有用裙者，至於冠之形式無一定，惟土司之冠仍用漢人式，頭人之冠，以牛尾之白毛染紅色，紮如團扇式，厚寸許，其頂平，周圍之毛皆截齊，另作一圍，載於下，便戴於首，至喇嘛之衣無袖，而以紗數丈纏於身股之間，其冠係黃色，以呢絨爲之，如堪布鐵棒，則冠似桃形，餘則如雞冠形，然此皆見官時所用者，平時則或氈或呢或狐皮羊皮作便帽，加於首而已，光緒三十二年

邊務大臣趙爾豐示令康人服袴，迄今改流地方，半皆服之，然袴皆未緝襠也，衣冠亦間效漢人者。

衣貨列左

毯 各處均織

氍毹 西藏織

狐皮 各處均產

羊皮 均產

狸皮 巴塘德格均產

猴皮 巴塘鹽井江卡均產

獺皮 德格三巖產

豹皮 三巖康人以爲衣
裏塘三巖察木多均產

綢緞 由四川浙江購

呢絨 由印度購

金絲緞 由印度購

銀絲緞 由印度購

毛綢 波密產

棉 波密產

麻 雲南購昔年巴塘土司每年收連界滇咨之麻布

絲 宣統二年河口養蠶取絲

洋布 由印度由四川購

棉布 由四川購

按康人以皮爲衣，其皮但用牛奶酥油搓之，使不堅硬不似內地之用硝水也，所用之褥，亦以虎豹豺狼態狐鹿獺之皮爲之，所用之墊，或以皮或綢緞爲之，內實獐毛，厚二三寸四五寸不等，所用之靴，或用呢絨，或氈氍，或毯，或牛羊皮爲之，其底薄，只牛皮一層也。

大同之世，天下國家，不必有禮治之而禮自備，西康人以夷狄之行，何足以語此，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彼雖不識其義，而行之亦有合焉，如日蝕月蝕祈晴禱雨，知其禮拜，合乎吉禮，父母死亡，雖不知葬，而悲哀號泣，合乎凶禮，遇有爭鬥，調兵相戰，合乎軍禮，歲時元旦，頭人咸拜於土司，合乎賓禮，嫁娶通媒妁，合乎嘉禮，惟皆不齊不備耳，近年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教以葬禮，而婚禮亦爲之改良，使與漢人同風焉。

康人禮儀如左

康人遇有日蝕月蝕，喇嘛則跪地誦讀佛經，土司頭人，老幼男

女，則於房上焚香薰烟，望天羅拜。

康人於收穫時，喜慶有秋，則宰割牛羊，並以新收青稞糶糶於平原中安設，男女盛服，環跳歌舞，以祀地神，名曰「跳鍋莊」。

跳鍋莊之事
平時亦爲之

康人於父母之死，號哭蹙踊，捶胸抓髮，哀痛迫切，與漢人同，惟葬則有天葬，水葬，火葬，與漢人異，如人死以屍送之於山，任烏鴉食其肉，所餘之骨，收而碎之，敷以麥粉，復爲鳥食，必食盡而後止，名曰：「天葬」，又以屍棄於河內，名曰：「水葬」，又以屍用火焚化，將灰和坭，大如雞卵，棄於岩穴間，名曰：「火葬」，死後無祭祀之禮，至於夫死，妻則不拘早遲，即可另嫁，妻死而夫

未滿三年卽娶，人則笑罵之。

康人軍事，由土司令各頭人選派百姓年在十六歲以外五十歲以內者當兵，卽歸頭人統率。

康人於每年元旦，土司則服盛服而坐，頭人百姓拜跪以賀之，其頭人平時見土司，或跪或立，不敢坐，土司所用之僕名曰：「小娃」，爲土司奉茶，則跪而進。

康人婚嫁，如土司頭人以及富者皆用媒妁，雖間有苟合爲婚者，仍以媒妁爲禮，且土司不得娶所部頭人之女爲妻，殊防徼杜漸之意，其娶婦時，仍用衣服首飾，令人往迎，新婦以帕蒙頭，乘馬至夫家，則以人扶之下馬入室，與夫並列，席地而坐，則親戚鄰人往

謁，皆以白綾一塊，名曰：「哈達」，搭於夫婦肩上，以爲禮。

康人以折腰張口伸舌伸掌爲賓客敬禮，而拜鬼神及見土司呼圖克圖，仍以跪拜爲敬禮，拜則稽顙，名曰：「撞頭」，爲至敬之禮，而康官相見，亦有以脫帽爲禮者。

康人樂記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中國自伏羲造琴瑟，軒轅造律呂，作咸池，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舞之，歷代流傳，康人之樂，蓋亦昉此，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之器，大半購自內地，惟音之節奏，與漢人不同，歌舞與漢人亦異耳，歌有古調，已傳多年者，

有新聲，按年由藏人新譜者，語文雖不同，譯之則無非燕賓客，和夫婦，樂豐年，慶太平也。

按聲音之道，微妙難言，自黃帝定宮商角徵羽爲五聲，傳之後世，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爲七聲，厥後失傳，仍只五聲，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或者謂七音之傳，惟西域有之，故嘗徧訪康人，如子母字有平上去入四音爲縱，有宮商角羽徵半商半徵爲衡，共七音，故奏絃之間，亦有七音云：乃知人言非欺我也。

康人姓氏記

考上古之姓氏，或以事，或以地，各有取義，太昊作網罟以教民佃漁，卽曰伏羲氏。炎帝作耒耜以教民耕稼，卽曰神農氏。黃帝生於軒轅之邱，卽曰軒轅氏；長於姬水，故以姬爲姓。顓頊國於高陽，曰高陽氏。帝嚳封於高辛，卽曰高辛氏。帝堯受封陶，又封唐，卽曰陶唐氏；皆爲黃帝之後，故同姓姬焉。厥後姓氏，或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居命氏，皆本古人之意也。西康人，雖不知姓氏，而考其稱謂，姓雖無而氏則有；如德格土司，則稱德格家，孔撒土司，則稱孔撒家，頭人百姓，亦以地居稱，遷居他處，仍以原地居相稱，此與漢人之稱氏同義；至於命名，或以官，或以神，或以山川

，或以草木禽獸，取其吉祥者而名之，亦與漢人之命名同情；惟地居之名相同者衆，命名之義雷同亦多，往往高曾之祖曾玄不知，亦不能辨族，故婚姻瀆焉：近年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每於設官處所議百字爲姓，令民間將現在所知同宗之人共認一字，永遠爲姓，康人之姓氏自此正。

西康醫藥記

人欲盡年，須療疾病，欲療疾病，則醫藥尙焉！溯自神農察草木，作方書，中國醫藥之道立；人民宜之，已四千餘祀矣。西康番人，有疾病，尙禱祈，或延喇嘛而誦梵經，或入寺院而拜佛像，畫

符以避邪崇，問卜以測死生，人人皆然；亦間有番醫，而驗病之方，不察明堂，不究息脉，但以病者之溺一盃，用木枝撓之，觀其顏色泡影而已；至於用藥，其藥名與漢人不同，然亦不外草木鹿茸麝香之類，仍有傳書，而用醫藥者少。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憫康人之疾苦，兼之漢人軍民出關，醫藥不便，故由川省購藥餌，延醫士，赴裏塘，巴塘，鹽井等處爲人療病，並延痘醫前往爲人種痘；始而康人疑慮，繼則延醫服藥者，絡繹不絕，乃奏明設局，廣延醫士，由公家給予薪水，於德格，登科，河口，稻城，凡改流之處，皆有醫士以療民病，西康醫藥，由是盛行焉！

西康產藥列左

鹿茸 西康各處均產

麝香 同上

雪魚 西藏產

雪蝦 蟻

猴血 巴塘鹽井江卞產

虫草 裏塘德格均產

貝母 德格稻城均產

黃連 桑昂雜瑜均產

大黃 裏甘孜均產

雪蓮花 卞丫產

雪猴子

紅花 西藏產

虎骨 西藏工布產

花椒 巴塘德榮產

桑皮 河口巴塘產

蘆朮子 巴塘江卞產

杏仁 巴塘鹽井產

棗 西藏產

人參果 德格卞丫產

茜草 德格卞丫產

老鸛草 裏塘火竹卞產

青菓 西藏產

薏仁 西藏產

蜂蜜 三巖巴塘產

牛膝 巴塘產

羌活 裏塘產

兒茶 巴塘產

雄黃 登科產

紫草 巴塘江卡產

木瓜 乍丫巴塘產

酒 德格巴塘造

醋 巴塘造

西康六畜記

周禮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畜六牲也。馬牛羊雞犬豕等類，名曰六畜。西康人強半以畜牧爲業，牛馬犬羊則皆畜之，其鷄與豕，惟甘孜，道塢，河口，裏塘，巴塘，江卡，乍丫，察木多等處駐

台之漢人塘兵畜之。如德格，登科，白玉，稻城，石渠，雜瑜，桑昂各屬皆無也。

按康人畜馬，而騾則少，牛有耕牛馱牛毛牛之分，然皆黃牛，無水牛。羊則毛羊爲多；蓋以牛羊其毛可織帷幙衣服其肉可食，而牛乳所作之酥油奶餅亦可食，并能割取牛血而食之，番人常以刀割牛肋

取血而食而牛奶生惟每年只取一次牛皮可供用，羊皮可供衣，畜犬以守夜打獵，

并畜貓以捕鼠焉。以雞與豕無用，故不畜，亦不食其肉，近年改流，亦間有畜者，若鵝也，鴨也，康人不惟未畜，亦且聞所未聞。光緒三十四年秋，邊務大臣趙爾豐由雅州購鴨二十隻往巴塘喂養，已生卵菀子，後因不善養，於宣統二年均死焉。

西康鳥獸記

鳥獸之名，多識者鮮，雖二足而羽之謂禽，四足而毛之謂獸，見其形，往往不識其名；况西康語文與漢人殊，而名稱各別，尤為難考。茲就所識者約略記之，其不識者仍闕焉：

鳥類

鷹

即爽鳩也，古有爽鳩氏之官，詩大雅時維鷹揚，蓋征鳥也，西康各處均有。

鳧

家曰鴨，野曰鳧，詩鄭弋鳧與鷹，蓋水鳥也，乍丁德格巴塘均有。

鴉

鳥也，純黑者曰烏，能知反哺也，腹白者曰鴉，不反哺，西康有純白者如人死棄之於山，必先白鴉食其睛，羣鴉乃食其肉，西康裏塘各處均有。

鳩

禮仲春，鷹化為古，司徒鳩之，官為祝鳩氏，詩召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蓋拙鳥也，西康各處均有。

鴈

鳩鵠也，禮月令孟春之月鴻鴈來，蓋陽鳥也，各處均有之。

鴛

斲木鳥，有大有小，有褐有斑，巴塘鹽井有。

鴿 名鴿鴿，德格巴塘年丫察木多均有。

鸚鵡 能言鳥也，巴塘鹽井均有。

鵬 土黃色，西康各處均有。

鶴 水鳥也，年丫巴塘間有。

鷗 鳥鼠同穴，貢覺三巖巴塘江卡均有。

雀 穿屋鳥也，巴塘年丫石渠均有。

獸類

虎 工布波密產。

熊 瞻對德格年丫裏塘均產。

鵲 長尾尖嘴，黑也，綠背白腹，喜鵲也，巴塘德格各處皆有。

鴿鴿 巴塘年丫均有。

鷓鴣 悍鳥也，巴塘年丫有。

雉 巴塘德格有。

鷓鴣 卽黃腹雀也，又名巧雀，又名轆雀，巴塘年丫有。

燕 巴塘年丫都有。

豹 裏塘三巖德格均產。

狼 巴塘三巖裏塘均產。

豹 巴塘裏塘德格產。

驪 西康各處均產。

狸 西康各處均產。

兕 石渠產每隻重四五百觔，宣統元年，官兵以槍擊獲一隻。

兔 巴塘察木多均產。

鷲 野馬，石渠產，并有野驃，其形均與驃馬同，惟蹄稍異，但腰軟不能乘，宣統元年，曾經捕獲驗之。

貓 捕田鼠之獸，俗名野貓，巴塘產。

貉 似狸銳頭尖鼻班色毛深。

鱗介昆蟲類

鹿 西康各處均產。

狐 西康各處均產。

獺 巴塘德格均產。

猴 巴塘鹽井產，并有背黑腹白者，光緒二十二年鹽井委員令土人捕獲一隻，送於邊務大臣。

麝 形似麝，食柏葉膻有香，裏塘瞻對均產。

貓 似豬而小，番人名曰雪豬，皮可作褥，德格登科產。

羴 野羊也，德格石渠產。

鼠

魚德格石渠巴塘均產。

蠶河口產。

蝶巴塘河口道塢產。

螢巴塘產。

蠅巴塘乍丫鹽井三巖河口有，餘無。

蚊巴塘河口道塢得榮有，餘無。

蜈巴塘乍丫河口有。

蚤巴塘乍丫河口道塢有。

蜂巴塘三巖有。

蛛巴塘乍丫道塢河口有。

蝦蝦蠹也，巴塘乍丫鹽井河口道塢各處均有。

西康草木記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至哉坤元，順承天而萬物資生天下，何地而不產草木，何況西北多山，多山則草木宜，西康在西，宜乎草木之偏野也；然有終年積雪，亂石差參，無草無木之處，有盛夏解

凍，初秋結霜，曝少寒多，有草無木之處，有斧斤旦旦而伐之，木已絕其根株，牛羊又從而牧之，草已莫由繁廡，但見其爲濯濯之

處，而求草木暢茂，惟天惟喬者，或百里百餘里而一見也。周歷旄

牛，徼外，白狼，獯薄夷

後漢和帝紀旄牛徼外白狼獯薄夷率種人內屬

諸地，陟彼岷山，

莫不嗟草木之無！陟彼岷山，莫不嘆草木之盛！平原之間，似帛似

布，似組似綸，蘭蕙嵩萊，畢呈紛縕之象；薰蕕荼薺，聿發蓊蔥之

姿；九十其棹，三百維羣，皆賴豐草而茁壯也。巖阿之上，蔽日干

霄，盤根錯節，桐梓梧檟，皆成梁棟之材；松栢豫章，概屬輪困之

器；宇宙之春，河山之蔭，無非佳木之葱蘢也；草之質雖春生而秋

死，常留滋蔓之本根，木之葉雖春發而秋凋，特立不朽之枝幹，蘗

繁菜藻，杞梓楸楠，荐鬼神之馨，勝廊廟之任，求之中原而不得者，皆可於西康得之！

草類

菊巴塘產。

蘭巴塘產。

艾巴塘產。

茜江卡乍丫產。

芍瞻對巴塘產。

芎巴塘產。

芊芊漆也，巴塘產。

芩車前也，巴塘產。

苔巴塘產。

苧乍丫德格有。

苦瓜萋也，乍丫巴塘產。

茴巴塘產。

茶名游冬菜，登科巴塘產。

莎香附子也，巴塘產。

蓉實似瓜，可治瘡，巴塘產。

蒿蒿莖也，菜名，巴塘。

葫大蒜也，三巖巴塘產。

蒿各處均產。

商貝母也，裏塘德格產。

木類

松

栢

杉

檜栢葉松身。

樅松葉栢身。

西康之木，以此五種爲大宗，各處均產連抱之材，終老山林，見

者皆謂材木不可勝用。

橡 巴塘裏塘河口均產。

棗 酸棗也，巴塘德格產。

柳 巴塘乍丫昌都產。

榆 昌都產。

柘 欘也，檀也，河口產。

楂 酸楂也，巴塘河口道塢產。

樺 甘孜德格產。

槐 巴塘產。

漆 雜瑜桑昂產。

楊 俗名白楊，巴塘德格產。

梅 巴塘乍丫產。

枳 巴塘產。

棠 棠梨子也，巴塘產。

椿 桑昂雜瑜產。

桑 河口巴塘產。

楮 皮可擣爲紙，桑昂雜瑜產。

論西康省邑

西康建省，卜省邑，說者曰：古者宅中圖治，周遷於洛。曰：自服於土中，蓋居中則四方貢賦，道里均焉。宅省之義，與宅都同，應擇適中之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經營城郭；查康地之同普縣，東距打箭鑪不及二十程，西距丹達山亦十數程，南北相距尙均，乃西康之中央，於此而擇平原寬廣，材木便利之處，建設省城。省者，察也；居中而察視四方，無過無不及，不亦善乎？不然，取建邦設都，必憑險阻之義。城池者，人時之險阻；山川者，天設之險阻。察木多地方，左右有河流，至前面而合，如面崇山屹立，天然險阻；免修城郭，且爲入藏阨要之墟，地雖稍偏西北，不過數日程，相去不甚遠，亦可爲省邑，否則貢覺，地方平坦，亦多水，

雖淺而土甚厚，宅省亦可。邊務大臣曰：同普中則中矣，而可牧之地多，可耕之地少，官也，兵也，商賈也，農工也，聚處於斯，無以爲食，四遠購運，移粟養人，非長久計，察木多險則險矣，而可爲城邑之地過於狹隘。僅可容人千戶，仍須遠購糧食，地雖扼要，遇有變亂，糧不能購，則要亦難扼，何可爲省邑乎？貢覺雖有寬平之區，而與同普，察木多地皆高寒，產青稞而不產麥，秋成亦晚，當受霜災，受災之糧，不能衛生，况平原水淺，不能流惡，積污久而水化其味，飲之易致疾癘，亦不可爲省邑。康地數千里，惟巴塘一區，氣候和暖，產糧亦豐，建城之所，可容數千戶，左右兩小河，繞城急流，西有金沙江，東有大朔山，南北亦層巒疊嶂，可稱天

險；以地偏南，微有不足人意耳；而卜宅於此，招商開墾，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郡，可以預卜；縱人衆食多，巴塘之糧不敷，則得榮，鄉城，鹽井，江卡，三壩，白玉皆可接濟，若將金沙江疏導，則登科，德格，三巖之糧載運而下，一水之便，爲永久計，仍非巴塘宅省不可。

接西康地方，平原者，非高寒不產曰穀，卽偏於一隅，如裏塘平原而高寒也，甘孜平原而偏於東也，稻壩，江卡偏於南，登科石渠偏於北，均不可宅省，而貢覺，察木多，巴塘三處，以扼要論，則察木多爲宜，以平原論，則貢覺爲宜，以足食論，則巴塘爲宜。

西康自東至西地名路程

宜。西康與四川於折多山頂分界，西康程站，應由折多山頂紆起

，而打箭鑪爲折多山之來路，由打箭鑪起程五十里至折多塘，設

有驛修塘兵旅店三十里至山腰，有旅店二十里至山頂，特一并敘明。

折多山

由折多山頂起赴察木多，有兩路，一由道塢甘孜德格，係小路，一由裏塘巴塘
乍丫係大道，茲先敘大道路程，由折多山頂下坡十五里至——

提 茹 無柴有塘兵旅店平行三十里至——

安良壩 無柴有居民七八戶，平行三十里至——

營官寨 有林木，有居民，七八戶，有旅店，平行三十里至——

東洛俄 有塘兵，有林木，居民二十餘戶，平行二十里至——

山根子 有林木，旅店上坡下坡六十里至——

臥龍石 有林木，有旅店，塘兵居民三十餘戶，五十里至——

八角樓 有旅店，居民三四戶五十里至——

河口縣

有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有塘兵，旅店，居民百餘戶，新設河口縣，由此渡龍江，五十里至——

麻格仲

有林木，有旅店，居民五六戶上坡下坡四十五里至——麻格者，番人老嫗之稱也，仲者，村隘也，一作縱義同。

剪子灣

有旅店，塘兵上斜坡十里至——

博浪工

前駐有外委，宣統三年春裁撤，有林木下坡平行三十里至——

西俄落

有林木，有旅店，居民十餘戶，上斜坡平行五十里至——

咱馬拉洞

有林木，旅店，塘兵平行上下斜坡二十里至——

千把頂

有旅店，上下斜坡三十里至——

火竹卡

有旅店三十里至——

腰卡子

又名火燒坡，有旅店三十里至——

裏塘 前設有守備千總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原設糧員，改爲裏化廳同知管理地方，有居民二百餘戶，平行二十里至——

按打箭鑪至裏塘六百四十里，有行十日者，有行八日者，有行七日者，大抵秋間烏拉肥壯，可趕站，冬春不能速行也。沿途旅店，乃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修建。

大橋 有旅店，過橋三十里至——

頭塘 有旅店，無柴三十里至——

乾海子 有旅店，無柴，平行下坡四十里至——

拉耳塘 有林木，有塘兵，旅店，順溝行三十里至——

喇嘛丫 有居民五六十戶，上下坡四十里至——

麥甘多 有居民四五戶，住充公房屋，平行二十里至——

二 耶嚕 有林木有旅店，居民二戶，上下坡平行六十里至——

三 壩 有林木，原係裏塘巴塘交界之地，新設三壩廳通判駐此，上下坡五十里至——

松林口 有大林木，無人戶，三十里至——

大鎖塘 有塘兵旅店，居民七八戶，上坡下坡八十里至——

奔察木 有大林木，有旅店居民四五戶，下坡三十里至——

小巴冲 有林木有居民六七戶，下坡四十里至——

巴 塘 原有都司千總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原設糧員改爲巴安府，管理地方，有居民三百餘戶，平行過小山四十里至——

按裏塘至巴塘五百里，有行七站者，有行六站者，五站者，沿途旅店，乃邊務大臣所建。

牛古渡 有居民二三戶，五十里至——

按此處有小路過貢覺，乍丫，宣統三年新開之路，由牛古渡上山

，三十里至喜松工巴塘至此一八十里至熱喜松多，無人七十里至

雍西，無人五十里至支巴，有人六十里平行至孔衢達，無人六

十里平行至孔撒，有人戶有熱水塘宣統二年邊務大臣駐此二月餘三十里至貢覺，有官寨

人覺委員七十里至菊麥，有人八十里至乍丫，有人

竹巴隴有居民四五十戶，原設外委一員，宣統三年春裁撤，由此渡金沙江，四十里

公拉有居民數戶，四十里至——

空子頂有樹木有居民十餘戶，五十里至——

莽嶺又名巴木塘，有居民十餘戶，六十里至——

南墩江卡屬有居民廟宇，四十里至——

古樹 有人戶，四十里至——

普拉 有人戶，六十里至——

江卡 有居民數十戶，原設有守備把總各一員，宣統三年春裁撤，新設江卡委員駐此，五十里至——

按巴塘至江卡，計四百二十里。

山根 上下雪山七十里至——

梨樹 有林木，有居民十餘戶，原設外委一員，宣統三年裁撤，過漫坡五十里至——

阿拉塘 有居民，上下小山五十里至——

石板溝 原設把總一員，宣統三年裁撤，有居民有林木，上下大山七十里至——

阿足 乍丫屬原設把總，宣統三年裁撤，有居民二十餘戶，過漫山又渡河，五十里至——

噶耳塘 平行上山五十里至——

洛加宗 有居民十餘戶，四十里至——

俄倫多 有居民，四十里至——

乍 丫 有居民百餘戶，原設有守備把總各一員，宣統三年裁撤，新設乍丫理事官，三十里至——

按江卡至乍丫四百七十里。

雨 撒 過大雪山上下六十里至——

昂 地 有人戶，原設把總，宣統三年裁撤，三十里至——

噶 卡 有居民二十餘戶，上下大雪山，六十里至——

王 卡 有居民，二十里至——

三道橋 過山三十里至——

巴 貢 有人戶，上下大山，八十里至——

包墩 有人戶，過大小山，六十里至——

猛堡 有人戶，過大山，五十里渡河至——

察木多 又名昌都，居民二百餘戶，原設有游擊千總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原設糧員改爲理事官，四十里至——

按乍丫至察木多計四百二十里。

按巴塘由江卡乍丫至察木多計一千三百一十里，有作十六站十五站十二三站者。

俄落橋 有人戶，平行三十里至——

浪蕩溝 二十里至——

裹脚 上山平行七十里至——

拉貢 有人戶，二十里至——

松羅橋 上山四十里至——

恩達寨 二十里至——

恩達塘 有人戶，原設外委，官統三年裁撤，二十里至——

拉貢山 二十里至——

牛糞溝 察木多屬，過大雪山六十里至——

瓦合塘 有人戶，二十里至——

瓦合寨 類伍齊屬，有人戶，四十里至——

麻利 有人戶，過山四十里至——

嘉裕橋 有人戶，上下山三十里至——

鼻奔山根 有林木，四十里至——

洛隆宗 洛隆宗屬，過山六十里至——

鐵凹塘 有人戶，十五里至——

曲 齒 有喇嘛寺，四十里至——

碩搬多 有居民百餘戶，原設千總外委，宣統三年裁撤，平行四十里至——

忠義溝 四十里至——

巴里耶 有人戶，過大山五十里至——

索馬耶 四十里至——

拉 子 又名拉孜，又名衲子，有人戶，四十里至——

邊 壩 卽達隆宗，有人戶，五十里至——

丹 達 此處有察木多屬地，有人戶，十五里至——

魯貢拉 卽丹達山頂——

按察木多至丹達山頂計九百里，有作十二站，有作八九站者；由此至前藏拉薩，尙有一千三百餘里。

西康折多山頂由道塢，德格至察木多地名路程。

折多山 由山頂起，七十里至——

長壩春 有居民十餘戶，五十里至——

中谷 又名仲惡，一作縱鄂，康人謂村爲仲，謂頭爲惡，猶言村頭也。縱鄂亦此意，有居民，五十里至——

八美 有居民，距秦甯十五里，產抄金，五十里至——

結色 中有居民，五十里至——

松林口 有官寨一座，五十里至——

札巴 又名夾壩，四十里至——

道塢 有居民二百餘戶，新設道塢委員，四十里至——

按折多山頂至此三百六十里。

將軍橋 有居民六七戶，此處分路至瞻對官寨計兩站，由將軍橋六十里至——

仁達溝 有八戶，六十里至——

窪絨 有八戶，四十里至——

章谷 卽鑪霍屯，改爲章谷委員，五十里至——

按道塢至章谷二百里。

當科 有八戶，五十里至——

倬倬 有居民三十餘戶，六十里至——

普玉龍 有人戶，四十里至——

甘孜 有居民百餘戶，新設甘孜委員，駐此，四十里至——

按章谷至此計二百里。

白利 有居民，二十五里至——

林葱 有居民，二十五里至——

絨壩擦 有居民四五十戶，六十里至——

浪多 有林木，無人戶，五十里至——

玉龍 有頭人寨，六十里至——

墨卡 無人戶，六十里至——

山根子 又名乾海子，無人戶，過濯拉雪山，八十里至——

蠻瞻統 有居民喇嘛寺，五十里至——

擴絡垞 又名窟窿洞，此處可分路赴登科府也。有居民十餘戶，四十里至——

大馬洞 有居民，三十里至——

德 格 卽更慶，新設德化州駐此，三十里至——

按甘孜至此四百八十里。

龔 壩 有官寨居民，四十里至——

岡 沱 在金沙江河西岸，有居民，五十里至——

艾 壩 又名矮，有居民，五十里至——

絨 松 有居民，四十里至——

花 坨 有居民，四十里至——

仰 大三十里至——

打 紫有居民，三十里至——

卡 工有居民二戶，官寨一座，新設同普縣，距此不遠，五十里至——

納 奪 無居民，七十里至——

覺 雍 無居民，五十里至——

白 里 無居民，察木多屬，四十里至——

拖 巴 有喇嘛寺，三十里至——

額 拖 卡 無人戶，四十里至——

熱 埡 有人戶，過熱埡雪山四十里至——

麻 柳 坪 有人戶，四十里至——

察木多

按德格至察木多六百七十里。

按折多山由甘孜德格至察木多計一千九百一十里。

西康由南至北地名路程

碧油工 康滇交界之處，一百二十里至——

鹽井縣 新設鹽井縣，有居民，四十里至——

覺 隴 有木林人戶，過雪山一百里至——

宗 巖 有人戶，八十里至——

甲乙頂 有人戶，過大雪山六十里至——

莽嶺 又名巴木塘，有人戶，五十里至——

空子頂 有人戶，四十里至——

公拉 有人戶，四十里至——

竹巴隴 渡金沙江，有人戶，五十里至——

牛古渡 有人戶，四十里至——

巴塘 巴安府有人戶，四十里至——

按碧油工至巴塘六百二十里。

黨村 有人戶，四十里至——

札拉 有喇嘛寺，五十里至——

邦喜 又名茂塢喜，有人戶，五十里至——

龍將喜 六十里至——

札馬 有官寨，係白玉委員張敏新建，五十里至——

德萊 此處分路過三嚴雄松只二站，由此五十里至——

蓋玉 有人戶官寨，一百里至——

測溪喜 四十里至——

絨學 四十里至——

白 白玉州在此，自此過雪山，名海子山，夏日大雪，六十里至——

按巴塘至白玉五百二十里

貢當喜 無人戶，三十里至——

噶拖寺 有寺院，四十里至——

河坡 又名合坡，有人戶，六十里至。

按此處分路，七十里至惹加有人戶六十里至贈科，有人戶一百二十

里至襪色科，無人戶八十里至絨壩擦，有人戶九十里至甘孜。

冷學 有人戶，六十里至——

杜學 有人戶，六十里至——

岡沱 有人戶，四十里至——

龔壩 有人戶，有大官寨，三十里至——

德格 卽更慶，新設德化州駐此，三十里至——

按白玉至德格三百八十里。

大馬洞 有人戶，四十里至——

擴絡塚 有人戶，七十里至——

色拉 無人戶，七十里至——

靈葱 有土司官寨人戶，八十里至——

耶吉嶺 有喇嘛寺，六十里至——

登科 新設登科府駐此，有人戶，過恩科山八十里至——

按德格至登科三百五十里。

新店子 無人戶，由隴絨溝翻山前進，宣統三年邊務大臣修有官房，八十里至——

菊母 有喇嘛寺，有官房，五十里至——

右渠 又名色許，卽雜渠卡，有喇嘛寺，新設石渠縣駐此——

按登科至石渠二百一十里。

按由石渠經俄落至甘肅界二十二站，計二千里，已查有程站，今忘之，又由石渠赴西甯辦事大臣處，亦二十七八站。

附成都至打箭鑪程站

成都四十里。雙流六十里。新津四十里。斜江河六十里。邛州五十里。大塘舖五十里。百丈驛五十里。名山縣四十里。雅州五十里。觀音堡六十里。榮經縣六十里。黃坭舖四十里。五里大相嶺十五里。清溪縣由縣出南門走建昌，出西門走西康，二十五里。富莊四十五里。坭頭三十里。林口二十里。飛越嶺十五里。化林坪三十五里。冷磧四十五里。鑪定橋四十大。烹壩三十五里。瓦斯溝四十里。柳楊三十五里。打箭鑪

按成都至打箭鑪九百六十里，由打箭鑪巴塘至丹達山，三千三百五十里。

附丹達山至前藏拉薩程站

丹達山下山三十里。察洛松多五十里。耶吉宗有人戶四十里。大窩五十里。阿蘭多有人戶三十里。阿蘭卡三十里。甲貢四十里。大板橋四十里。多洞過雪山七十里。擦楮卡五十里。拉里有官寨人戶，過雪山四十里。阿維有人戶三十里。錯番人呼海爲錯，七十里。山礮有人戶五十里。常多有人戶六十里。甯多有人戶四十里。拉松多四十里。江達有人戶五十里。順達有人戶六十里。鹿馬嶺有人戶一百里。堆達有人戶五十里。烏蘇江有人戶五十里。仁進里有人戶六十里。墨竹工有人戶四十里。拉木有人戶五十里。占達塘三十里。德慶有人戶二十里。拉薩即前藏駐藏大

臣達賴喇嘛游擊糧員駐此。

按丹達山至前藏拉薩一千三百六十里，或作十四站，或作十六站。

附前藏至後藏路程

拉薩里。四十登龍岡。四十里。業黨。四十里。僵里。五十里。曲水。五十里。岡

把擇。山四十里。過殺馬隴。五十里。白地。五十里。打魯。此處有小路通後

五十里。浪噶子。五十里。翁古。六十里。熱隆。此處可通布魯克。谷洗

有戶，六江孜。六十里。仁進岡。五十里。巴浪。六十里。春堆。四十里

。札什倫布。即後藏班禪喇嘛駐此。有糧員守備把總。

按前藏至後藏八百四十里，此係商人塘兵開報路程，又前藏至廊爾喀二十八站。

按前藏拉薩之南方十八站至大吉嶺，又名獨吉嶺，又名多吉嶺查大吉嶺地方連

哲孟雄部落，西連廊爾喀，東連布魯克巴，爲印度入藏之孔道，

原係藏人種族，自立部落，現爲英人經營鐵路至此，由此乘火車

，一日可到噶哩噶達，即東印度也。藏人由噶哩噶達乘火輪船，

十六日到香港，由香港乘輪船，六日到上海，由上海乘輪船，三

日夜至漢口，由漢口乘輪船，四日至宜昌，由宜昌乘輪船至漢口，二日夜乃下水也。

由宜昌乘輪船，六日夜至重慶，由重慶乘輪船，下由重慶乘轎，

十日至成都。

一西康巴塘至四川成都省，二千一百里。

一西康巴塘至前藏拉薩，三千五百七十里。

一西康巴塘至雲南省城，計三十五站。

一西康巴塘至西寧計四十餘站。

一西康巴塘至甘肅蘭州省，計五十餘站。

西康百工記

軒轅氏作器用，而工匠興焉。金天氏則立五雉爲五工正矣，陶唐氏則允釐百工矣，有虞氏則命垂作共工矣，有殷之制，天子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至周而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庀八材，三代以上，曲藝多能之流，

同在命官之列，迄後世而官自官，工自工矣。雖有專家而居位臨民者，往往下視飭材辨器之輩，豈知經邦濟世，百工與有力耶？西康工匠，較之內地不齊，而土金石木各工，無論巧者拙者勤者惰者，要皆制國用，通物理，便人情，工用相得，神明變化而進乎道也。

土工

塼埴之工，有陶人旒音倣人之別，然陶人爲甗，旒人爲簋，皆合土爲器，查德格地方，有造土罐者，巴塘地方，有造土罍者，碩搬多亦有此工，惟巴塘之工不精，所造之器，髻墜薛暴者多；宣統元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僱碩板多之陶人，以教巴塘陶人，而罍器得以改良

焉。至於造甕，造庖，造鬲，造甑，造甍，造瓦之工俱無。近年巴塘建房屋，始由內地僱匠造甗瓦焉。至爲垣墉飾黝堊之工，番地多矣。

金工

金有五金，攻金之工亦衆，如爲削，爲戈，爲劍，爲鐘，爲鑪，爲罇，此特攻黑鐵之工也。西康鐵工，有削戈劍罇之工，無鐘工鑪工，用鑪遠購雲南，鐘則無之，至於青鉛，康人但以之爲彈，赤銅白銀，則造盃造杯造壺造鈴，以及造婦女之首飾，造佛像，並有將銅造鍋造釘，重百餘斤者，至黃金一項，但造首飾，及鍍神像器用，番地有此工也。

矢人

康人用箭，故有矢人。

函人

康人用盔鎧，故有函人。

按康人鐵工，只能造戈矛刀劍火鎗，鑄刻圖章之類，不知造農器者，以耕種之法鍍與漢人不同，故不能造。

石工

攻石之工，刮磨者有五，而西康地方，惟德格有能治珊瑚珠者；如造石橋石城石墓石碓石碾之類，皆無其工。康人石工，但能造石磨，并於石上鐫梵經字而已。

木工

攻木之工有七，而輪人輿人，西康蔑有，以無車故也。造房屋之工，康人之房屋，土築者多，木工草率，若用良工，必由內地僱往；至雕刻之工，或象人象獸象禽象蟲象草木，均能爲之。至建國營國，爲溝洫之匠，番地未之有也。

弓人

康人戰鬪用弓，故有弓人。

獸工

獸工者，所以辨百獸之名，識百獸之性，而攻養猛獸，西康人無此工。

草工

草工者，所以別百草之類而殺草，西康人無此工。

皮工

攻皮之工有五，西康人雖衣裘用革，而無專工，光緒三十四年，邊務大臣始設製革廠，由外洋購機器，興辦製造兵式靴鞋鞍韉等類。

衣工

縫衣之工，康地雖有，只能縫康人之衣，不能縫漢人之衣。

骨工

骨角之工，康地人但能以獸骨作戲具，以人頭骨作盃。

竹工

治竹器之工，康地無竹惟雜瑜貢嶺產未用筥箆，故無竹工。

染工

康人服色，喇嘛尙紅黃，故有染工。

畫工

繪事一端，康人重之；如人與鱗介鳥獸山水草木均能畫之。

康人卜筮記

龜爲卜，著爲筮，聖人以卜筮使民敬鬼神，信時日，畏法令也。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而康人卜筮，不用著龜，以木珠或珊瑚珠一串，由右額而比至左額，數有若干珠以推測之，卽爲卜筮，無論大事小事，皆謀及卜筮以定吉凶焉。

。然著龜卜筮，如左氏所載晉文卜遇阪泉之兆，而勤王之功成，秦穆筮得狐蠱之占，而戰晉之事勝；此卜筮而驗者也。桑林不足以害晉，河神不足以禍楚，此卜筮而不驗者也。康人以木石之珠而推測，亦有驗有不驗，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人謀三而鬼謀一，康人卜筮，其知此道焉否？

按康人卜筮，惟喇嘛善其事，聞光緒年間，巴塘正土司羅進寶塞內有一小花池，土司欲於花池處造房，以爲諷誦梵經之室，求喇嘛卜之，喇嘛曰：毀花池而造經堂，不利於土司，土司弗信，鳩工庀材而造室，喇嘛曰：後有乘紅馬者至，則巴塘土司亡矣。土司曰：黃馬，白馬，黑馬，紫馬，烏馬，各色均有，惟紅馬無

之。紫馬可謂紅馬乎？喇嘛曰：紅馬非紫馬也。土司曰：馬有紅色乎？喇嘛不復言。迄屋落成，尙未塗丹雘；光緒三十一年，巴塘卽有戕害鳳大臣之事，土司伏誅。康人以土司親戚立爲土司，嗣建昌道趙爾豐至，遂將巴塘改流，土司至此滅焉。康人屢以喇嘛之卜爲言，惟不知乘馬者爲誰，嗣聞趙以丙午生，卽謂丙屬火，火色紅，午屬馬，卽紅馬也。人皆以爲卜之驗焉。

光緒三十一年冬，官兵由巴塘往攻鄉城，令康人應僱烏拉，康人問卜於喇嘛，喇嘛曰：官兵勝，但須明年夏間乃可。鄉城稻壩之喇嘛亦自卜，則曰：官兵不勝，遠來糧絕，難久持，必退去。嗣於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十八日官兵始克鄉城，所卜夏間勝者

驗也，而卜官兵不勝者不驗。

光緒三十四年，藏人率兵來佔西康鹽井地方，駐藏大臣聯豫飭察木多糧員李方慤同藏兵往鹽井，人民驚惶，康地文武官吏電稟護川督趙爾豐謂李糧員率藏兵佔鹽井，趙電飭將李押候參辦，有一喇嘛持一梵字書往問李曰：剖本康人稱漢官曰剖本屬狗乎？李曰，然

！汝何以知之？喇嘛曰：前代喇嘛遺書，謂屬猴之年，藏兵至鹽井，有屬狗之漢官同來，必罷職。本年戊申屬猴，此乃數定，請勿怪！李索書而閱，確係舊書，惟不識梵字，未考其詳。

宣統元年德格土司欲獻地改流，遣人往登科所屬地方，問於坐靜居無人處名曰坐靜喇嘛，喇嘛回書曰，獻地改流，土司可得漢官，康

地之人，惟德格土司之官可得大者。前代喇嘛遺書云：屬猪之年土司地方皆爲大皇上收去，不待收而卽獻之，必得官。若俟收去則官不能得也。德格土司從之，得二品銜，世襲都司。迄宣統三年春，民政部奏准將各省土司改流設官，西康土司均改流焉。而是年辛亥卽屬猪也。術數之學，豈得盡謂之誣歟。

說番人採礦

宣統元年己酉歲，德格土司獻地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委員採辦金礦銅礦，康人訴於趙曰：礦爲鎮山之寶，若採之百姓不利；聞之前代，現在採金採銅之處，蒙古人曾經試辦無效，爲土人阻止，

請土司封禁，永遠不採；若漢官果是愛民，仍請封禁，民之福也，感恩無極！趙曰：地不愛寶，寶藏興，貨財殖，始可以福民；卽漢官之所以愛民也。金之爲用，汝等繕梵經，鍍佛像，飾棟梁，以及婦女首飾皆用之；至於銅也，鑄神像，造刀槍，作瓢作碗，以及馬上之環鏡，亦無不用之；若人皆以爲鎮山之寶，阻止採辦，將何以爲用歟？汝等需用金銅，不惜重資購自遠方，而產之本地者，反不取用，利於人而不利於己也。若謂採取鎮山之寶，百姓不利，何以打箭鑪，瞻對，毛了，裏塘，泰寧，常採金礦？察木多地方亦採鐵礦，未見百姓不利？富者因礦益富，貧者以礦而謀衣食，盜賊潛消，地方安寧，因地之利而利民，不言利而利自大矣。而民焉有不利

者乎？康人曰：縱謂採礦有利於民，而土人不諳採法，官招漢人採辦，不過利漢人而已！漢人之來，每與土人滋事，土人仍不利，請停辦！趙曰：土人不知採法，官僱漢人而採之，仍僱土人幫採，土人知其採法，即可自辦；若漢人滋事，有官治之，可勿慮！康人曰：昔蒙古人辦礦，已無效，今若辦而無效，不又虛費款項乎？趙曰：爲款項計，誠然！而委員查勘，僉云可辦，姑試之！若無效，卽停。至汝等言鎮山之寶，採之不利於百姓，其說誤矣！汝等不可阻，康人唯唯而去，乃得採礦。

說康人讀書

宣統三年辛亥六月，瞻對收回，設官治其地，康人面懇川督趙爾豐曰：漢康語文不同，上下通情，端賴翻譯，求飭地方官慎選翻譯，以免百姓受累。趙曰：此事甚難，我欲使地方官學康語，而康人之語瞻對與石渠不同，石渠與巴塘不同，又與三巖不同，學之不能通用，且官三年一換，此官能通康語，換一官又不能通，終於汝等無益，奈何？康人曰：現在各處設學堂，若只教漢語，瞻對亦可興辦；趙曰：只學語言，不學文字，若有文告，何能知之？康人曰：官之文告，仍用康文。趙曰：繙譯舞弊，不但言語，文字舞弊更甚！文告用康文，汝等仍須學康文而始知之，何不棄康文而學漢文耶？康人曰：聞漢文難學，且聞現在學漢語漢文之子，將來皆調往

四川當兵，所以不願學。趙曰：汝等謬矣！四川幼子多矣；求當兵而不得，何用康童乎？設學堂令汝等學漢語漢文者，以改流之後，百姓可與官長直接辦事，免受繙譯之累，且可以知禮義，明教化，卽可以爲官；汝等語文不通，數千年來只知土司呼圖克圖，永遠爲官，而不知改流之後，能通語文，凡有賢能，均可爲官，漢人可爲康之官，康人亦可爲漢人之官，則漢康不分也。汝等有子，何不望之發達，而令長爲農夫牧豎哉？康人曰：讀書者，盡可爲官歟？趙曰：讀書雖不能盡爲官，猶汝等之誦梵經者不能盡當堪布，而堪布必於能誦梵經者選之。康人曰：然則學堂之設，開我等自來未有之榮也。請設學堂，我有子弟，可以讀書。

說康人弟兄同妻

宣統元年己酉七月，德格土司獻地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於石渠召集康人而告之曰：今者德格改流，汝等歸漢官管理，糧稅已爲汝等減徵，差徭已爲汝等裁革，甚望汝等發達，惟汝等戶口太少；究厥由來，半由好爲喇嘛，半由弟兄共娶一妻之故；以後須學漢人，無論弟兄多寡，一人各娶一妻。康人曰：弟兄各娶一妻，生人衆多，衣食難謀，不將流爲乞丐而不能求飽煖乎？趙曰：有地可耕，有山可牧，何患乎無衣食！康人曰：聞內地漢人極多，難謀衣食，所以當兵，遠來康地，尋羊皮以衣，尋糶粃而食，人多亦太苦矣！

寧取其少，無取其多。趙曰：汝等之言謬矣！康地苦寒所衣者羊皮，所食者糝粃而已；內地無所不有，誰願遠來康地乎？當兵者因食糧餉，國家立有軍法，官長強迫之不得已而遠來，未衣羊皮，是以布帛爲美也；非無衣而來尋羊皮。所食糝粃，是因運米不及也；非無食而來尋糝粃。汝等衣食，皆爲漢人所不取，漢人方笑汝等惡衣惡食，汝等反謂漢人無衣無食，漢人則嫌汝等人少，汝等乃嫌漢人人多，情之相反，由於理之未明！汝等何不思衣食由人而生，多一人可以多牧，可以多耕，衣食卽由耕牧而出也；汝等以人多爲嫌，如石渠俄洛爭鬪，當其打仗之時，願人多乎？願人少乎？人多者勝乎？人少者勝乎？康人曰：多者勝，趙曰：然則人少，牛羊被人奪

，財物被人劫，地土被人占，生命亦時虞不保，爲害之大，汝等已明！何得尙爲人少計，必欲弟兄同妻哉？况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禮義也；禮義者何？如汝等尊官長，孝父母，此卽禮義也。至於弟兄長幼有序，長者爲長，幼者爲幼，不亂其秩序也。兄之妻卽如兄，弟之妻卽如弟，若弟兄同妻，則長幼之序亂矣！長幼之序亂，則不知禮義矣；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矣；與禽獸無異，則雞犬矣；夫雞犬其生命至賤，爲人宰殺之物，故漢人有弟姪兄嫂，兄姦弟婦，皆治以死罪！康人警而言曰：蠻人愚蠢，不知此禮，弟兄同妻，世世相傳，以爲弟兄和睦，生產亦少，免致窮餓，茲聞此言，漢官之刑罰過嚴矣！今歸漢官管理，百姓之弟兄同妻者甚多，有

年老者，有中年者，有少年者，若漢官治之死罪，不亦慘乎？趙曰：從前之事，一概免究，以後弟兄各娶一妻可也。康人曰：弟兄不可共一妻，兩女可共一壻乎？趙曰：兩女一壻，漢人間有之，然皆不平之事，仍以一夫一妻爲合。康人曰：漢人兩女一壻，治死罪否？趙曰：不治。康人曰：康地之俗，弟兄共一妻者多，兩女共一壻者少，人猶以爲不平，漢人弟兄共妻而治死，兩女共壻而無罪，公平乎？不平？趙曰：我先已謂爲不平矣，漢人近年亦漸改良，汝等弟兄共妻之事宜除，兩女共壻之事亦宜改；現在漢人來康地結婚者多，我曾出示曉諭，無論軍民，須家無妻室，取保具結，向地方官購領婚書，始准娶康女爲妻，若爲回籍，仍令偕行，不准棄而違之；

此卽禁漢人之兩女一壻也。康人曰：告示已見矣，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平。趙曰：汝等旣知其平，以後宜切實行之，使漢康同風，我之深願也。

說康人葬親

西康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謂康人曰：康地人少，訪問其故，有人謂汝等風俗，不愛子之事有三焉；孩提之童，若出戶庭，或被飛鳥啄其眼，或被走獸噬其身，父母雖親見其情，並不驅逐獸鳥，忍視其子之肉爲鳥獸食，一也。其居處近水之人，孺子無知，有時葡萄將入於井，外人見之固不救，父母見之亦不救，二也。家中有

火，所以爲炊，童稚之子，急於飲食，加薪而爨，火焰燎衣，兒童號泣，父母聞聲往視，但撲竈中之火，免其燬室，不滅衣上之火，致使其子焚身，三也。汝等之子，罹災夭亡者多，是以人少，如人言不虛，汝等亦太不仁也。康人曰：此乃謠言，禽獸有子，尙知愛之，豈有人不愛子之理？家中有子，時恐其爲雞犬傷湯火傷也，決無遭鳥獸之害，蹈水火之危而不救者。趙曰：謠言本不可信，而說者謂因爲父母者不愛子，故爲子者亦不愛父母，汝等愛父母乎？康人曰：愛。趙曰：旣愛矣，何以父母之死，汝等以之喂禽而稱爲天葬？以之擲河而稱爲水葬？以之焚化而稱爲火葬耶？必係汝等之父母不愛於汝，故汝等以讎報父母也；豈有父母愛子，而子不愛父母

？康人曰：生死不同，父母已死，何得不葬？趙曰：葬則葬矣，漢人葬親，衣衾棺槨以斂之，擇他日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井窰，能永久不動之地以葬之；封其墳墓，歲時伏臘，且墓祭焉。父母雖死，子孫不忘，汝等天葬水葬火葬，是父母死後，卽忘父母之恩也，且視父母爲讎也，不仁莫此爲甚！康人曰：凡人有恩於人，無論其人之生也，死也，受恩者之愛戴，永遠不忘，何況父母？不過康人愚蠢，不知漢人葬禮祭禮，其不忘父母之心一也。趙曰：然！則漢人之葬與祭，由不忘父母之心，發見而爲不忘父母之禮，汝等願學乎？康人曰：今而後始知漢人之葬父母、祭父母是不忘父母也。吾儕有其心而無其事，故人以爲忘父母讎父母。甚矣，心之必見

於事也，自此而願學葬祭之禮。

說康人墾荒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戡定巴塘裏塘，邊務大臣趙爾豐諭康人墾荒，三年之後，升科納糧。康人曰：未墾之地，乃神山也；山有神，動之則雨暘不若，刀兵立興，疫癘必起，是以土司歷代封禁之；不耕種，免牧畜，止打獵，阻采薪。光緒三十年，鳳大臣於巴塘墾地，次年收穫不豐，官軍來討，疾病亦衆，前車可鑑，何敢蹈轍！趙曰：神若在山，則無山不有，汝等已耕已牧已獵已薪之山無神，而未耕未牧未獵未薪之山有神，何以見之？康人曰：前代大喇嘛所

言也。趙曰：前代大喇嘛言神在山，彼應在山祀神，而修造寺院，鑄畫偶像，何爲哉？康人曰：神，靈氣也，可在山，亦可在寺，寺有偶像，神有時而憑依，故大喇嘛在寺祀之，趙曰：神即可在山，可在寺，當神出寺入山之時，大喇嘛祀如未祀也；人若耕其山，神即居其寺，人得粒食，神享馨香，大喇嘛亦不虛祀，豈不美乎？况汝等祀神並未在山，皆入寺而設殺饌，對偶像而拜跪，大喇嘛何不告汝等向山祀神，而待汝等入寺祀神耶？神山之說，大喇嘛之欺汝也。光緒三十一年，巴塘歲時不熟，天災也；干戈之動，人召也；疾疾之作，時氣也；以墾荒而謂神降之禍，不亦誣神乎？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人爲不善，神乃殃之。巴塘阻墾，戕害大臣，行爲

叛逆，所以苗害並至；况巴塘未墾之先，康地時有旱災霜災，請發巴塘之倉以賑濟，而裏塘土司曾與崇喜土司鄉城喇嘛打仗。光緒二十二年間，漢兵亦攻鄉城，攻三巖，攻章谷倬倭瞻對，汝等男女老幼，亦有上干和氣，或呻吟，或死亡，甚至地震，巴塘道塢乍了等處百姓喇嘛，被礮房坍塌壓斃者不少，迄今而蹒跚者尙有之，此又何說？康人曰：以此而論，誠非墾荒之過，俟與衆人會議，即備畚盟而闢土地。

說康人喇嘛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歲秋八月，邊務大臣趙爾豐至裏塘，番民喇

喇嘛迎之，趙問康民曰：查各處丁口冊籍，農民十分之三，喇嘛十分之二，婦女十分之五，男子之好爲喇嘛何也？康民曰：土司頭人，差徭太重，凡屬農人，均須自備口食，輪流當差，惟喇嘛不當差，故皆樂爲之。趙曰：喇嘛不當差，朝夕誦梵經，誰人供其衣食乎？康民曰：喇嘛寺有地土徵糧，有資本生息。且人之或病或故，延喇嘛誦經，皆厚賂之，並有將家財全納於寺者，喇嘛寺所以致富，廣收徒衆，三年一次，查看人家有幼子，即令分送寺中，故喇嘛人數與居民相上下。趙曰：人爲喇嘛，固由差徭迫之，然亦人之貪財好惰也。中年爲喇嘛者，係自貪惰，幼年爲喇嘛者，係爲之父母者貪惰，而使其子習爲貪惰也。貪財而惰，故好爲喇嘛，夫喇嘛固可以

坐誦梵經，並不勞力，即得人之財，得財而無子嗣，所得之財，歸喇嘛寺享受，雖得猶之未得也，汝等何不願有子嗣耶？康民曰：人誰不願有子嗣，若人盡爲喇嘛而不耕牧，則喇嘛亦無衣食，人盡耕牧而不爲喇嘛，則人死何能超昇？所以半爲喇嘛，半事耕牧也。趙曰：汝等所謂超昇者，是謂已死之人成神而不轉世乎？抑謂其轉世而爲人乎？康民曰：成神而不轉世，無人知其爲神，須轉世爲人，如呼圖克圖之爲活佛也。趙曰：呼圖克圖轉世，乍了四五人，察本多四五人，巴塘只數人，裏塘只數人，德格亦祇十餘人，皆謂係原爲呼圖克圖者轉世，如汝等之說，他人亦可轉世爲呼圖克圖也。康民曰：不能轉世爲呼圖克圖，超昇而生於富人之家亦可，趙曰：欲

生於富人之家，康地富人無幾，不過徒有思想而已。縱有富人之家，能生與否，亦未可必，汝等之子，半爲喇嘛，半事耕牧，豈爲喇嘛者死可超昇，而耕牧者不超昇歟！况喇嘛不婚娶，已絕人超昇生路，耕牧者若遇飢饉疾疫刀兵而死，吾恐喇嘛無超昇之處，呼圖克圖亦無轉世之所也。自滅種族，甯不惜乎？康民曰：能生富人之家與否誠不可知，滅種真可惜也，請飭喇嘛不准三年清查令人之幼子爲喇嘛，趙曰：今者地方改流，差徭已免，雖用烏拉，係以價僱，無慮當差，汝等不以幼子爲喇嘛，若喇嘛寺逼令，汝等可控官而治之罪，趙又問喇嘛曰：汝等禁人打獵，免傷生命，慈悲之心可嘉！喇嘛曰：所以爲喇嘛者，惟此慈悲此心也，禁人打獵，乃分內事耳

。趙曰：鳥獸之命與人之命孰重？喇嘛曰：人命重，趙曰：人命少者重，多者重？喇嘛曰：多者重，趙曰：人命既重，殺人者有罪否？喇嘛曰：有，趙曰：用木用石用刀殺人者有形之殺人，人知其有罪，而未嘗用木用石用刀殺人，而無形之殺人，殺一人猶殺數十數百人，有罪否？喇嘛曰：無形殺人，若用毒藥殺一人，只計一人，惟殺孕妻，殺一人，亦只計二人，能知其用藥之由，得其實據，則用藥者有罪，若殺一人猶殺數十數百，未之見也。趙曰：不用藥而無形殺人，且殺之多者，卽汝等也。喇嘛曰：并無其事。趙曰：汝等三年一次令人以幼子爲喇嘛，爲喇嘛者，汝等雖未治之死，而不令婚娶，多一喇嘛，卽多一無夫之女，使男女均無後嗣，雖未見殺

一人，而實殺人多矣，汝等之殺人亦巧矣，有罪耶？無罪耶？喇嘛曰：康人愚蠢，此言聞所未聞也。自來喇嘛爲大皇上誦經，祝朝政興旺，大皇上未以爲罪。趙曰：大皇上定章，大寺喇嘛不得過五百，所謂大寺，指藏中四大寺而言也。以外不得謂之大寺，今裏塘寺之喇嘛數千，若大皇上知之，能不以爲罪乎？喇嘛曰：今得聞命矣，是喇嘛等之罪矣，然喇嘛等亦受前代喇嘛無形之殺也，自茲以往，願學者聽，不願者不勉強，趙曰：能如此則善矣！

西康物異辨

伏羲之世，龍馬出於河，軒轅之世，麒麟遊於囿，此不嘗見之

獸，自古以爲祥瑞也。而嘗見之獸，生而異形者，不得爲祥，亦不得爲妖。光緒三十二年，西康之河口地方，獵者得鹿，頭僅一角，或曰：妖。或曰：祥。識者曰：此獸角也，何以妖祥論哉？而是年攻討鄉城，官兵糧食乏絕，購一牝牛宰食，於腹內得一胎牛，兩頭兩尾，人曰：妖也，不可食，而兵竟食之無恙。宣統元年，官兵攻克雜渠卡得一已死小牛，形若兩牛，只口腹相連，邊務大臣趙爾豐同官弁等均詳視之，係兩牛合抱，而腹相連，口相對，兩頭兩尾，八足四眼，四耳四角，毛色均黑，詢之康人，稱係生而如是，因口對唇連，不能乳，故死焉。人曰：妖也，昔鄉城有兩頭牛而鄉城敗，今石渠有合腹牛而石渠敗。趙曰：非也，此不過生物之失其常耳。

；雖云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宋之五石六鷁，內史叔興以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鬥。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鬥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王基之家卒以無患，國家禍福，冥不可知，豈可以異物論休咎哉？古來鳳凰惟治世乃見，然漢桓帝靈帝之時，鳳凰屢見，亦非治安之世。斬蛇夜哭之事，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可知妖祥之事，由人擬議，區區異牛，何足論吉凶歟？若異牛果爲妖也，今之合腹牛產於石渠，見於石渠，石渠固敗。昔之兩頭牛雖胎

於鄉城，乃兵士殺牝牛而得，并未發見於鄉城，藉曰見在鄉城，由官兵見之，應敗在官兵，何以敗在鄉城乎？謂之爲妖，殊非通論，只可名之曰：物異！

康藏衛問答

嵩焘於西康遇喇嘛，問以西藏人情，答曰：藏壩娃狡詐過於康壩娃，余曰：康藏人情不同，而衛則何如？喇嘛曰：衛壩娃更狡，余曰：康藏衛之人汝皆知之歟？喇嘛曰：貿易五十年矣，是以周知四方人情。余曰：汝康人乎？藏衛人乎？喇嘛曰：藏人也，故知藏。昔由打箭鑪販茶入藏，故知康。嗣往亞山販茶入藏，故知衛。余

曰：亞山在何處，汝往販茶而知衛人耶？喇嘛曰：亞山即阿賽密。

余曰：由何路前往？喇嘛曰：獨吉嶺。余曰：獨吉嶺之外，乃印度

。喇嘛曰：然，即衛也。余曰：康地我已游歷，藏衛我尚不知，前

藏後藏之外即爲衛歟？喇嘛曰：康藏衛者，乃中國自古稱之，非自

有此地名也。余曰：地無康藏衛之名，居人何以知康壩娃藏壩娃耶

？喇嘛曰：乃前人相傳，言漢人以丹達山以東爲康，丹達山以西爲

藏，故相稱如此，且有遺書。自藏神聖贊普娶中國大唐皇上的女文

成公主爲妻，兩家和好，迄後中國恐外人侵略土地，收印度

即孟加拉
明時稱爲

榜葛一帶以爲之拱衛，故知舊書者，皆謂印度爲衛，不知者不但不知

衛，並不知藏與康，惟曰邏些。

音梭，即拉薩，漢人稱前藏也。札什倫布

即漢人稱後藏

也，康人稱仍仲甯翁結巴寺。昌都即察木多也。滿康即江卡也。而已！余曰：藏有三：拉薩

爲前藏，札什倫布爲後藏，中藏在何處？喇嘛曰：無中藏，如漢人稱瞻對，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而瞻對只有上下，並無中瞻對也。

又如薩隘，漢人稱三巖，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而薩隘實只有上下，并無中薩隘也。余曰：藏有底藏。喇嘛曰：此漢人因前後藏而稱底藏也。余曰：汝言印度即身毒又曰天竺一帶爲衛，果有書可考乎？喇嘛曰

：從前達賴喇嘛有書，康熙五十八年準噶爾地名澤旺阿拉布坦率兵攻

藏，其書遺失，惟工布地名喇嘛尙存有殘書，珍之若寶。余曰：藏界

直接印度否？喇嘛曰：神聖贊普以下數代，部落統一，直接印度。

土人自稱噶哩噶達。嗣後各部落不遵唐古忒即藏號令，如哲孟雄又名西金，界於布魯克巴廓

爾喀之間，居獨吉嶺，又名大吉嶺，西界廓爾喀，北界哲孟雄，東界布魯克巴，今已降英。巴爾底薩雜

爾，西通廓爾喀，東接布魯克巴，今已降英。巴勒布，中分數部落，一曰廓爾喀，藏人稱

皆歸併廓爾喀。今作木朗，與後藏連界。洛敏湯，與作木朗餘站，入阿里

噶爾嗎特策登，駐防之所。準噶爾，在西藏拉達克，係一大部落，與西

名曰茫玉納山，一部五分五區，一曰補仁，一曰達壩噶爾，一曰雜

處以爲布魯克巴，又名竹巴，與哲孟雄亞山貉嶺前後藏毗連，唐時賜印

噶畢，距藏三十餘程，今帕克哩，與哲孟連界，皆獨立爲國也，而獨立

者亦漸爲外人及廓爾喀侵占，今之藏非古之藏也，言及此，嘆息不

置：余聞此言，始知康藏之區域，而華人以康藏衛名者，迄今文獻

不足，無所考證，遂以捕風掠影之談而強斷之，謂前藏爲危，即曰

衛，其誤已甚！據喇嘛之言思之，所謂衛者，拱衛藏與康也。於衛字有取義，似此喇嘛卽謂之爲康藏衛之文獻亦可！

按阿里帕克哩并未獨立爲國，或被外人煽惑，有反抗西藏之事；亦未可知？

西康內屬問答

嵩炆述西康事，友人問曰：君在西康六年，康地風俗人情能道其詳，康地今雖改流，其初自何代內屬，可詳說歟？余曰：攷古之事，須羣覽史籍，然後可知，請質諸博雅君子。友曰：博雅之士，僉謂史籍簡略，不能詳考，君久駐康而土司喇嘛等世代相傳，必有

遺書可考。余曰：土司喇嘛語文不通，卽有遺書，繙譯難覓，譯音亦難於吻合，惟與土司喇嘛相晤之時，略詢梗概，如康東之打箭鑪確係古之旄牛國，諸葛武侯遣將軍郭達造箭於此，故以爲名。而叩其何時內屬，皆影響之談，且今之土司，大半非酋長之裔，如明正咱里單東三土司，皆自言係內地各省人，於清有功，得授土司世職，不知往事也。而考旄牛國內屬，係在漢武之時，漢武開西南夷，於南夷置犍爲郡，邛笮西夷二國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司馬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音芒，冉駹西南二族。近蜀易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更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置一都尉，而邛爲西夷，今之魚通土司屬地

有邛

土人讀若昂

州之名，是邛卽魚通，乃漢武時內屬者，魚通部落廣大

，今之明正，冷邊，沈邊，咱里皆在魚通之內，魚通內屬，而明正

爲四川長河西甯魚通宣慰使司，

此明代舊名

則巴底，巴旺，單東，卓斯，

章谷，瞻對，東科，魚科各土司必同時內屬矣。惟羅科野人，宣

統三年征伏者，康北之德格土司，乃土酋之裔，因光緒三十四年弟

兄爭鬥，將遺書散失，據土司頭目言，內屬中國，至今已四十七代

，德格之地，接壤西甯，部落遼闊，德格內屬，其小部落之白利，

孔撒，麻書，靈葱，納奪，高日，春科各土司，必同時歸化矣。惟

俄洛色達兩處野人，係宣統三年投誠者。康南之巴塘爲古之白狼國

，後漢和帝時，旄牛徼外百狼獾薄蠻夷內屬，而裏塘，毛丫，毛茂

丫，曲登·崇喜在巴塘之東，距旄牛徼近，裏塘雖屬青海，其同巴塘內屬無疑，即謂裏塘屬青海而未內屬，唐開元天寶之際，以兵戍青海，青海既內屬，而裏塘可知。江卡貢覺之屬青海者，亦與焉矣！桑昂又名桑昂曲宗及雜瑜，或云皆與野人之地歸化，或云係青海屬，若屬青海，亦必同青海內屬，惟三巖又名薩隘係野人，宣統二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剿伏者，康西之乍丫，察木多，八宿，類伍齊四部落，原係獨立，以僧爲汗，康人稱王之名名曰呼圖克圖，四呼圖克圖內屬時都，爲古康地，又代雖不可考，而察木多即昌昌都衛，清之康熙五十八年，頒給四呼圖克圖印名喀木，明時稱爲昌都衛，信，至洛隆宗·碩搬多康邊壩，又名達隆宗三部落，原屬康地，丹達山一帶尙有察木多地土，即此可知爲康。土人云：其初亦各有呼圖克

圖管理，并不屬唐古忒，

原名稱伯特元
明時圖烏斯藏

康熙五十八年，準噶爾佔據

唐古忒，并派陀陀宰桑帶兵佔邊壩，碩搬多，洛隆宗，故三處土人

，均投準噶爾，嗣定西將軍噶爾弼統領川兵由打箭鑪，巴塘，昌都

前進，準噶爾之兵逃遁，洛碩邊三部落投誠，定西將軍，雍正四年

，會勘疆界，乃將類伍齊，洛隆宗，碩搬，多償給達賴喇嘛，而邊

壩一部，先被唐古忒陰謀佔去，宣統二年唐古忒以類伍齊等四處康

人阻川兵入藏，邊務大臣趙爾豐乃用兵攻之，收回地土，是乍丫，

洛隆宗等七部落內屬時代，不在後漢和帝年，同白狼等一時，即在

唐初貞觀間，吐蕃

即禿髮
國也

贊普

番人稱雄偉為贊
子為普今稱布與普同

於邏些

音梭即
拉薩也

建牙，娶文成公主爲妻之際，否則在唐開元天寶遣兵戍青海之年，

至三十九族，昔屬青海，原係百餘族，後併爲七十九族，雍正九年，分三十九族，與駐藏夷情章京管理，其初係同青海內屬者。波密一部落雖爲漢人苗裔，從未內屬，乾隆五十餘年，因西藏濟隴呼圖克圖轉世於下波密，故下波密回濟隴呼圖克圖派人管理，仍未歸藏，宣統元年冬來投邊務大臣，宣統二年抗拒藏兵，駐藏大臣添兵，并請邊務大臣派兵，會同剿伏，是爲波密歸化之始；此西康全部內屬之大概也。自愧譎陋，於番人內屬，未能週知底蘊，尙祈博雅君子以確有考據者賜教爲幸！

按邛笮兩國，唐杜佑通典曰：邛都漢時自慎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崑崙明，地方數千里，

無君長焉。但隨畜遷徙無常，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蕩，善謳歌，略與牂牁類，笮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數十徒，笮都最大，武帝開以爲笮都縣。天漢四年，併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名國槃木名國唐菽名國等百餘國，戶口百三十餘萬，舉踵奉貢，稱爲臣僕，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獠薄，蠻夷王唐繪等遂率種十七萬戶口內屬。又按笮都漢武帝建元六年，定西南夷，以笮都爲沈黎郡，兼置旄牛縣。天漢四年，省沈黎，以旄牛屬蜀郡爲西部都尉治，是以笮

更名沈黎也。今之四川清溪縣爲古黎郡所屬，可見清溪越嶲一帶，皆爲笮也。或曰今之大相嶺乃古之邛夔山，卽九折阪，爲邛笮交界之地，是邛夔山以西南爲笮，以西北爲邛，今魚通有邛州之名，信而有徵也。今之打箭鑪爲古旄牛國，漢武帝建元六年，置旄牛縣，此爲打箭鑪內屬之始。今之巴塘爲古白狼國，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同百餘國奉貢，可見古之國小，如今之魚科東科，春科各土司所屬人民，只百餘戶，在古時亦爲一國，而百餘國僅載白狼槃木之名，餘皆不可考。白狼國王唐叡且作詩三章，歌頌漢德，此巴塘內屬之始，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白狼獯薄蠻夷王唐繪等率種十七萬戶口內屬。此巴塘內屬之二次也。至謂率種十

七萬戶口謬矣！非白狼獾薄蠻夷王以少報多，卽係繙譯之誤，否則史家記載手恢張失實也。今以西康全部分戶口計，尙不及十萬，豈一二部落有十七萬戶口哉？縱謂古之戶口多，今之戶口少，相去何至如此之甚耶？

按西康人。自漢以後，唐宋元明歷代鼎革，其投誠事蹟，史冊可稽，至清時康熙三十八年，四川提督唐希順據化林守備王允吉報稱，攻克打箭鑪，定界於中渡，卽河康熙五十八年，都統法順令

永甯協副將岳鍾琪領兵進取巴塘，五月二十六日巴塘土酋結果、

翁布二人投誠，七月招降乍丫，察窪；作貢卽左奔達卽邦桑阿，卻

宗卽桑昂察木多等處。嗣定西將軍噶爾弼由察木多分兵兩路前進

，收伏類齊伍齊，洛隆宗，碩搬多，邊壩，即達隆宗并攻克拉里，而江達工布投誠，爲官兵嚮導，取墨竹工，進取西藏之拉薩，準噶爾兵敗遁去，達賴喇嘛乃由西甯回藏，雍正元年將青海所屬之江卡撥歸西藏，雍正四年會勘疆界，將類伍齊，洛隆宗，碩搬多，江達賞藏。宣統元年，四川派陸軍二千入藏駐紮，藏人阻攔，朝旨命邊務大臣趙爾豐派邊軍護送，陸軍乃令邊軍將江卡，桑昂，雜瑜，即咱義類伍齊，洛隆宗，邊壩等處阻路康兵驅剿收伏，宣統二年正月，邊軍直抵江達駐紮，趙爾豐故奏請於江達劃分邊也，即康

因係邊務大臣名義故稱邊，藏疆界，交外務部議由部電商駐藏大臣聯豫矣。

西康建省記書後

昔馬伏波聚米爲山，指畫隴上形勢；識者曰：虜在吾目中矣。李贊皇節度西川，作籌邊樓，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討論其中，以知險隘，遠近皆若親歷；繇是南安六詔，西撫吐蕃，偉哉邊謀！非洞燭其情事不爲功矣。蜀藏間之有康域，其雄據中原之上游，而扼滇之吭背，關懷大局者，咸欲深切研究，已非一日。第近今之康，已非復曩時之康，緣昔狹而今廣，昔僻而今衝，昔夷而今漢；蓋自漢官初置，而康域之大勢一變，自外人涎窺，而康域之大勢一變，自全體改流，而康域之大勢又一變；彼其新開之天地，既爲數千年來所未嘗開，斯其人情風俗，與夫更化善治，一切方略，自爲數百年前撰述家所未嘗言，此西藏圖考西藏通覽諸書所爲足以徵藏事，

不足以察邊情；而西康志之有待人爲殊汲汲也！傅君華峯以介子雄豪，兼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之才，從事西康，歷有年所，今歲秋景伊得相聚與談治邊之略，齟齬媿媿能舉大要，因勗其爲此間志乘，以爲吾蜀邊籌，卽以爲國防大計，傅君因出其所嘗之艱難險阻，以成爲政治文章，名之曰記，凡三卷，甫匝月成，景伊卽隨其所出之書而隨以付印。嗟乎！英雄所爲，大半補乾坤之缺憾，吾蜀吾政府，今日需此邊才，望芳霖雨，而渺若山河，傅君此書之成，足以補帷幄之運籌，足以補方乘之闕略，卽謂此書爲馬伏波之山也可，爲李贄皇之樓也可！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中浣

巴縣胡景伊敬識